

EP 2 1944

金家福

第六年 第七期



服腦立清

雖在
虎口

穩如
泰山

服腦立清



工作時間過久，勞心勞力過度，時常感覺頭痛腦脹，健忘耳鳴，日久必有血壓高，腦充血，昏暈眩仆，中風不語半身不遂等危險，常服腦病聖藥腦立清可除根。

腦立清主治：頭痛·腦脹·耳鳴·健忘·昏暈·眩仆·腦部充血·血壓高·失眠·四肢不遂·及用腦過度等症都有特別功效。

電話 西局 三七八九號

佛來製藥廠

北京 新街 口 草廠 大坑

德意志 三大名將

休迭特元帥

倫特休迭特元帥擔任德國西歐地區總司令官，為德國陸軍之第一沉默寡言具有剛毅性格之典型軍人。其作戰之卓拔遠見與豐富經驗，久為世人所推崇。此次西歐大戰展開，以德國總司令官，擔負前線最高指揮官之重責，其於西歐今後之作戰，關係當非淺鮮。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元帥已經昇為少佐，從這一時期起，他活躍前線，憑其卓越的軍事天才，不斷建立赫赫的武功，戰後，又受到德國失敗的重大刺激，立志復仇，於是專心不懈的參加於德軍的重建工作，及至一九三八年已晉升為上級大將，因已屆德軍規定的退休年齡，不得不脫下光榮的軍服而度其田園生涯。

一九三九年本大戰勃發以還，元帥因希特勒元首的促駕，於是東山再起，波蘭一戰，建樹輝煌的戰果，戰事平定後，被任為駐波德軍高級統帥，並晉昇為元帥，誠為無上的光榮。

德蘇大戰爆發，休迭特元帥轉戰東線，任第一軍團總司令，其任務為掩護德軍左翼，於擊破烏克蘭的蘇軍主力後，更進佔了克里米亞半島，其戰績洵足驚人！

其後，隨着東線戰局的轉變，休迭特元帥復被任為西歐戰區德軍總司令官，時當一九四二年四月。氏從就任之日起，即以其豐富的沙場經驗指揮建造堅強無比之「大西洋鐵壁」。又當德軍進攻法國時，休迭特元帥曾以中央方面軍總司令官，率李斯特瓦克斯等部隊，縱橫於前線，突破當時之馬其諾要塞，卒使法國降服。是休迭特的功勞，實屬偉大。自難怪為希特勒總統所倚重。自是有一馬其諾名將」的稱號。

羅美爾元帥

前昨兩年的北非戰事，德軍竟能於接濟完全斷絕中，以寡兵與多數敵的反動心軍相週旋，而支持六個月之久，這固奇蹟是誰創造的呢？也就是現在率領德軍部隊全鎮西歐的羅美爾元帥。

一九三五年希特勒發表再建軍備宣言時，羅美爾氏尚為步兵大佐，即獲准德國國防軍再建的教員重責而成立特萊斯登步兵學校及波達姆軍官學校。繼即任希特勒青年團的總務長。其後併合奧國捷克以迄今次大戰勃發，羅氏均曾在希特勒大本營中運籌帷幄。一九四〇年初晉陞少將。一九四一年一月晉升中將，以戰事戰術見長，德軍進攻馬其諾防線之役，羅氏任西克東師長，射擊彈雨，指揮其部下，將防線「羅文不落」的馬其諾防線衝破，更與二師之衆將英法與克軍師展開激戰，結果羅氏竟將之殺得落花流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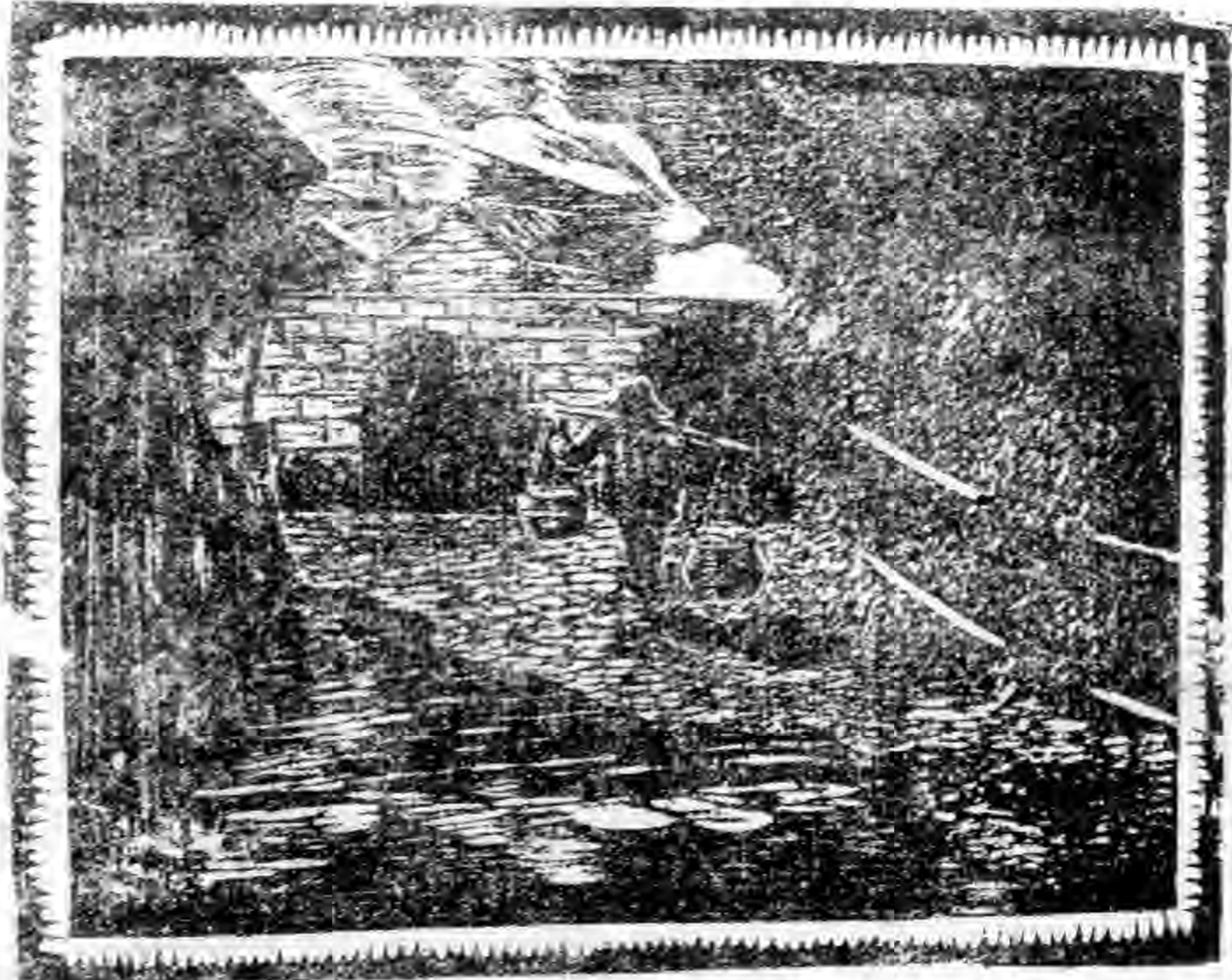
一九四一年初被任為非洲遠征軍總司令官，由戰事大將一躍而晉升為上級大將，羅氏轉戰北非當是時，北非方面軸心軍的形式至為不利，元帥繼任後，一戰即取勝局挽回，更更立於西克亦上，奮勇攻敵，致使英美軍喪膽，「鬼師團」一號美軍連一的大名，遂由此時起傳遍世界，反軸心軍開起「鬼師團」和羅美爾的名字，都不禁有點談虎色變。

其後北非戰事結束，羅氏以神鬼莫測的方法撤退其軍，反軸心軍既已登陸成功，是則羅氏又不僅謀於此可見一斑，現在，羅氏領率百萬的精銳待命出動，反軸心軍既已登陸成功，是則羅氏又不僅大顯其身手。羅美爾氏於五十年後之一九四二年五月時，乃被授予元帥之最高稱號。

凱賽林元帥

北法登陸作戰之前，我們常集中注於義大利戰線，英美軍勢終於在實力戰略，而一戰而更撤出羅馬。當時德國以勢不敵，並為免受英美空軍之威脅，自南法起至六月五日，更撤出羅馬。而德國在義大利戰線上始終坐鎮防禦的總指揮，便是凱賽林元帥。他是或建德國空軍的功臣之一，也是希特勒在義大利戰線上的得力助手，潮自反軸心軍在西西里島登陸及在義大利南那圖諸島登陸後，一直相持有數月之久，英美軍才得迫近羅馬，這不能不說是凱賽林元帥的功績。觀自辛實與凱氏於一九三六年任空軍總參謀長，當時與於世界風雲的日趨緊急，乃極力提高德國空軍的領袖空軍飛行大集團，呼應德軍司令官，本大戰爆發，元帥先後於波蘭戰線及馬其諾戰線，親自率領空軍飛行大集團，法國降服，希特勒元帥於凱賽林氏的功勳表讚賞，故賜予元帥的尊號。觀自辛卒使波蘭瓦解，法國降服，希特勒元帥於凱賽林氏的功勳表讚賞，故賜予元帥的尊號。觀自辛於他的退出羅馬，雖好像是他的失敗，可是基於美軍不敵的苦衷與軍事上的必要也是出於無奈。

歸途



默鑄木刻

選詩輕年

你

眉痕月的淺笑中，
野草閃爍着夜的淚光，
——你——
默然的，
向迷濛雲海，
述說靈魂的寂寞。
冷風來時，
自己一片安恬夢，
爲你！而悄々搖曳了。

底葉

歸途

草坪上，
暮色迫近了的時侯，
牧羊人的長鞭揮落了
歸鄉人心底焦急！
遙曠着：
村落裏裏々的炊煙，
煙雲幻成一張嬌紅的臉，
這時！
她正在灶下燒着甜香的晚飯吧？
加意的拂々身上的塵沙，
一縷欣笑爬上了唇邊。

阿戈

槐花

月光中，妳飄然落於窓畔，
引起我一點古老的憶念。
昔春：曾折一枝插入夢裡，
自此生命爲妳染上清郁的槐香。
白雲的修翼載走了
孩子的紫色夢。
失掉企望的歲月裡，
看着你：
無聲的開；又無聲的落，
但：
已不能再找回瑰麗的春天，
舊夢裡的槐花也在惆悵中萎落。

高田

燈思

夜有燈光如遠海，
乃使你遙々望見
一帆浪裡孤影。
長征人原自知
前程遠。
且含蘊着
你一顆懷戀淚。
傾聽：

外一章

葉羣

窗外林濤，似一曲
遠地音訊。

× × ×

深院中：苔草，鋪滿階寂寞，
短欄，幽窗，
朱牖外
仍有流水小橋，
似半紙煙雲記憶，
而會佇立
橋頭的影子呢？

秋月夜

融及

——追憶一個秋風歸去的鄉叟
深院的墻垣塌了
畫樑也剝落了昔日的顏色
苦於田園的老叟
會記得相識於去年秋
深夜里怕寂寞
在古槐下你爲我養着兩隻懶懶
一片落葉
躲在你蒼髮里噴騰
掀起我一片笑臉爲你玩弄
秋風又搖起窗外的桐葉
歸雁由頭頂飛過

選詩輕年

選詩輕年

留下幾聲斷々の哀鳴
歸去 歸去 要歸去

我說我愛秋天的清穹

秋月爲我爬上屋頂

你低語講着秋夜的故事

清冷的星子爲我們織着溫馨夢。

秋風送來中秋的信息

清月下得着一片安怡

你告訴我「這是殺迷子日」

却是一片哀史

我覺得倒是一幕血的慘劇

這句話送在我心里

始終不會忘記

每逢秋風再吹的日子

不禁翻起一片追憶

你秋風里來

如今你又秋風里去

佹儻的瘦影消失了

然而你的一片溫容

永烙在我的心底。

一九四三，秋月於北京

黃色的小花

張啓

那已然淡漠了的往事，

叫那黃色的小花來，

又喚回來了：

重溫一下回憶之夢。

x……x

也不傷感，

也不惘然，

只有低聲的

自語

微笑。

x……x

那已然褪色的了往事

叫那黃色的小花來

添了層黃黃的顏色

把它夾在記憶冊中

贈些安慰的微笑。

白河

美玲

我今天又望見了白河，

那澎湃洶湧的流波，

吞食了無數的小木船：

船上有些柴火，

濃煙吹散了，

但是，河身爲什麼這般混濁？

金鋼橋上往來着行人，

並不會給河水一些潤色，

它還是如此的混濁！

人們綻開了輕侮的笑，

淡漠漠的，

河水的激怒揚起白色泡沫。

啊！水啊！你咆哮吧！

湧出巨大的風波，

打翻了你的厭惡。

努力地澎湃吧！

捲起一列々白色的浪花，

沒有什麼能禁止你的盛怒！

初戀

陳思

我走過茫茫天涯路，

我望斷了逍遙的雲和樹，

多少過往堪重述，

你呀，你在何處？

我難忘

你哀怨的眼睛，

我知道

你那沉默的情意。

我牽引你到一個夢中，

我却在別個夢中遺棄了你。

我！我的夢和我遺忘了的人，呵！

是我最初所祝福的……。

終日我灌溉着薔薇，

却讓幽蘭枯萎。

選詩輕年

選詩輕年

盼望

泊淮

盼盡了黃昏
盼到了今晨
盼有你的信來
而時間一直漏給我一個空
想盡了黃昏
想到了今晨
不相信，對你懷有什麼希望
而今，明明我對你失望

離

野

默默地
互拉着手
慢慢的走
細雨
微風
送著我的友人
別了
友人走著自己的路
悵悵的轉過頭來
迎風揮淚

寄

小陵

朋友，
閉上你的眼睛，朝陽
告訴我，
你看見些甚麼？
縫合起你的嘴
在靜靜的溪流旁
朋友，告訴我
你爲甚麼不說？
苦痛刻劃在你的臉上
不必等待你的訴說
罪惡在你眼前繞
它的光使你不敢再望
啊！朋友
忘記你的痛苦吧
再張開你沈默已久的嘴
放出一兩聲清脆的歌
望一望你的周圍
將痛苦咽沒了吧，給快樂

失眠夜

懷茵

鐘向我低訴。
×……×
鼠，會嚼着我的心。
×……×

心之音

可梓

夜已閉死了眼睛，
怎麼我却閉不上眼睛？
×……×
我想些什麼呢？
燈啊！我需要你。
×……×
然而，燈
却報怨我浪費了她的年華。
心之音，
又響了……
聽呵！
是多麼的動聽呢！
自己的心之弦
自己彈
別人督促著
自己彈
彈出了
我的心之憂鬱，
彈出了
我的心之悲哀，
彈出了
我的心之隱痛。
試問：
血淚合成的心之音
會不會得到了知音人？

選詩輕年

選詩輕年

童年

靜文

飄渺的童年啊，
「願上帝視卹它！」

×……×

似夢，

永遠溫暖寂寞寬心。

似烟，

永遠縈繞孤獨暗影。

似雲，

永遠在我眼底鋪遍。

×……×

回憶着逝往……

回憶着逝往……

嘴邊捲起微笑，

微笑中有着凄慘，

凄慘中有着童年。

戀之悲歌

裴璋

別人都說我的熱情比火烈(！)

別人都說我的熱情比海深(！)

我却覺得我的熱情如寒水(？)

我却覺得我的熱情如利刃(？)

我過多的熱情烘培過世界(？)

我過多的熱情烘培過人群(？)

我的深情會陷害過自己(！)

我的深情也陷害過別人(！)

懷鄉

靜容

看，

古舊崇文門樓角，

飛翻着小燕。

悵悵呵！

可憐的遊子。

願上帝永遠祝福給他！

×……×

悲哀地

默數着懷鄉愁絲

把鬱；冷酷；苦悶；

無數的懷念絲縷啊，

是更紊亂無緒了。

海濱別

柏子

你——幽幽的愛海者啊

莫再緘默了，

無言的淚顆不是我們最後的珍惜。

雖然你脚下輕踢的石子上

甩下來多少含情的吐露。

然而——朋友！

列車就要開了

還有再見面的日子嗎？

我要你串珠似的

吐盡你的心的聲息，

紀念這短短地聚與離

紀念這永無安息的謠語。

漂泊夢

楊明

枕旁掉起一顆白髮

啓閉塵封已久的鏡子

無言的問著

無言消失的年華

袋中汲出一串淚珠

漂泊途中的記憶

歡欣和淚珠的袋中

遺留下青春的尾巴

長年的異鄉漂泊

夢裡家園的歡慶

醒後身邊的孤零

漂泊的綺麗夢碎了……

燕子銜去了短箋

流水駛去了落花

如今花兒紅了

燕子也該早作歸計

帶來些伊人的心語。

選詩輕年

金鳳喜

堡林

永遠永遠，我忘不掉那一副善於表情的柿餅臉，細長眼晴與披到肩上的頭髮。

那時候，我正在安城讀書。號稱文物之都的安城，其實一切都等於城裏的一條黑水河一樣腐臭了，沈沒了。以前的勝蹟，往日的笙歌，差不多連影子都找不出來，全城裡沒有一個娛樂的地方，即連最熱鬧的××廟，除掉那七零八落的舊貨攤子以外，只有一些等如死去的茶樓，無聊地排列着，在一種從那條橫梗在廟前的黑水河裏蒸發出來的腐氣裏，歷歷擺擺地來往着一些平和秀麗的江南人！

在我來的那一年，廟旁還可以聽到一兩聲破羅聲，但是隨後就銷散了。那裏是用蘆席搭的一個草篷，不知從那裏來的一班男女在裏面大賣力氣，我也曾看過一回，有的，女孩子們的身上站立十七八個男人，有的男孩子手裏擎起兩個大的磐石。那些雖然可以暫時打破安城的枯寂，然而不變的要來要去，總是那幾套，未免討厭，不肯再來。所以他們的蹤跡慢慢的就自動消失了。

後來，那個草篷為一個遠來的戲班租定了，捉放曹，教子……在久居安城的耳裏，好多好多年沒有聽過了。這樣一來，安城裏的人幾乎歡呼得喊起來：『朋友到那裏去呀？』『到小席篷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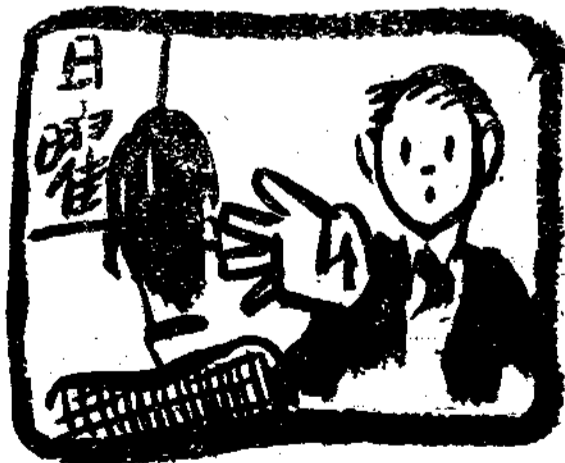
『小席篷』就是一班力士去後貽留給草篷的禮品，已經在安城人心裡佔了相當的地位。金鳳喜就是這戲班中的主要一員，他的技能是善於飾使人發笑的丑角，他往往用極有趣的話使同他配戲的女戲子月明珠臉紅。也因為這樣，才博的台下人的熱烈喊叫，他能說七八處的方言，他可以做年輕的小夥子，也可以做兇悍的老太婆。他的喉嚨另有一種韻味，他拿一根竹棍舞着的時候，他可以叫你看到他一些特別的技能，而且，他使小孩笑得哭起來，而他喜歡小孩又同喜歡啤酒一樣。

每天從學校裏回來，書包一丟，把白天裏省的幾個錢都送到賣票人的竹筒裏去了。後來，因為是老主顧，沒有帶錢的時候，他們也准我埋頭一鑽鑽到了裏邊，後來因為我的資格太老了，幾乎每次都是大搖大擺地進去。

我愛看戲，在家鄉的時候就出名了。雖然那胡琴聲中夾着的肉顫我聽不出是什麼，然而那紅黑花臉的武打及小丑的腳一躍，引起台下的呼聲總像有一種神秘的力量使我一個人站在那裏嘩嘩地自己笑着，似懂非懂的揮揚着胡琴，總使我忘掉肚子的飢餓，忘掉教科書的東西，我的指頭會無理由的輕輕地在一樣東西上敲擊。頂合口味的是一角的一舉一動了。其次是那頰長過腹的一勁唱着的韻生，再次就是臉上塗滿了美的顏色的花面。至於花旦青衣那一些，有時候我們不但是不歡迎，而且覺得她什麼都令人討厭，什麼都令人想閉上眼睛。所以，金鳳喜對於我們有特別

瘋問狂答集

榴火書
君琰文



①
「我的夢想是把一個星期改爲四天」
「那還不如把一個星期改訂四個星期日」
「但那不可能」
「你的夢想也不見得可能啊」



②
「不可能的事可以變作可能」
「可能的事也可以變作不可能」
「但你以為原來可能的事其實根本不可能」
「可是你說的原來不可能的事何嘗不是根本就是可能的事呢」

的好感，何況他也非常高興與我們呢。

和我志同道合，每天伴我一同到「小席蓬」去的有一個姓王的同學，他比我小一歲，我倆居然能隨便地跟那些有鬚子的鬚生吵得過來，無怪乎，他的禮貌比我來得大，他來約我的時候比較多，也正因為這樣，他不但是金鳳喜的好友，而且是鬚子的知音。

因為年紀小，所以有許多地方能夠得到人家的諒解與愛憐的。在戲園子裏，我們照例是不坐在位子上的，我們是東跑西跑，大喊小叫，也不管別的看戲人，其實，這都是我們學會的，那些年長的顧客不也和我們一樣地東拉西扯，大呼小叫嗎？我們是跟他們學的，不這樣，不足以表示資格之老，不這樣，不足以使唱戲的看戲的歡迎，不這樣，不成其為戲園！

戲台上的兩邊，多半是我們站的地方，奏樂的人都是我們的老朋友，後台便是我們的世界。在那裏，我們看着月明珠打扮戴花，看着鬚生戴上鬚鬚；尤其是金鳳喜把一塊白一塊紅的東西向臉上塗的時候，同一皺，鼻子一聳，我們要哈哈地笑起來。

「笑？我漂亮嗎？比月明珠？」他看我們笑就停止工作回過頭這樣問我們。
自然，事實自是事實，我們雖然年紀小，然而眼睛却已經能夠生「作用」了。一個黃色柿餅式的臉比一個又嫩又白的瓜子形的。

「你不夠資格，同她比？你的臉像她的屁股呢。」我們兩個人總是這樣氣他，他自己何嘗不知道，他又不是沒照過鏡子。但是他的恨似乎從心上起，這恨不是恨我們，而是對頂上的青天發的，這從他學次從窗子裏仰望時可以看到。

有的時候，他會突然擱下手裏的粉塊睜大眼睛向那廂一個站月明珠身後談話的年輕的牛角恨恨地望了一下。有的時候，他會突然闖到正在打扮的月明珠身後輕輕地在她臉上打一下，或者在她的奶頭上搥一把，然後猴猴似的帶着貓臉的笑逃回本座。

「挨千刀！缺德鬼！小心我一會兒打死你！」月明珠舉起通紅的掌心，又引起金鳳喜的狂笑。這種事情在戲班裏是常有的，她只有預計在做戲的時候，假公濟私的去報復他。

「你打？你打死我都願意。打在我身，痛在我心，我的小姑娘呀！你打吧！金鳳喜更得勁了，學着小旦的尖口喉嚨又三脚兩步地跑到她跟前伸起短短的頸子，同時他的手又動作起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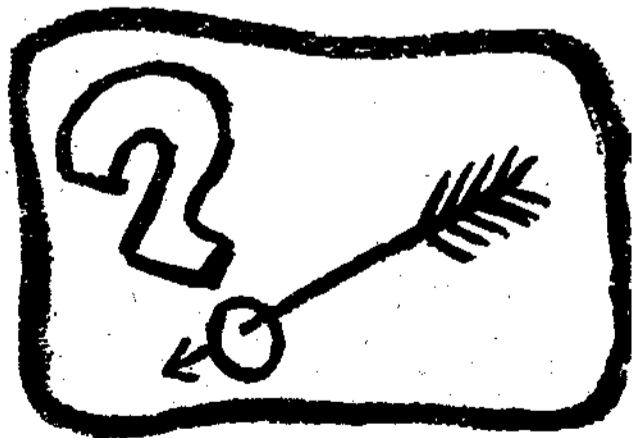
「死鬼！」月明珠也知道站起來防禦。「不要再鬧了！成什麼樣子！」

「我同你鬧一鬧就鬧不得，又不傷你的皮，又不傷你的肉，蓋天紅同你鬧就鬧得：他讓你出血你就出血，他要你睡倒你就睡倒，好呀！小賊人！」金鳳喜要說的話算是一口氣洩完了。這不單單只是滑稽的意味了。金鳳喜固然

③
「你不想活了？」
「不！」「為什麼？」
「因為不想不活」
「但好多人不愛惜生命！想死！」
「那又為甚麼？」
「因為他們不愛惜生命，想死！」
「你所回答的只是這一些嗎？」
「是的！」「為甚麼這麼簡單？」
「因為這樣簡單就足够了。」



④
「我覺得今天的你比任何一天都美麗」
「我却覺得今天的自己比任何一天都難看」
「親愛的！這是什麼話？」
「親愛的！你的話又是從何說起



說過之後馬上就回到座上，而月明珠的臉却像塗了胭脂一樣。別人都喫喫的笑着，前台胡琴聲在怒鳴。

「照照鏡子把自己看清楚。」到底是月明珠仍舊要保持她平日的圓滑的態度，終於帶着笑說：「金鳳喜！明天你敢同我打一齣打漁殺家不？」他的確在這一齣戲裏被他狠狠的打過幾次。

「不敢？老子人醜心不醜，所沒有的就是錢，有錢你還不是乖乖地……嘻嘻！」金鳳喜終於笑了，好在笑美是小丑的家常便飯。唉！如果不是老爺捉弄他，叫他這一副嘴臉，那蓋天紅龍不能使月明珠吐血腫倒還是一個問題，因為他的確有金月明珠不能忘記的本領。

在後台裏我們常常碰到這些花頭，金鳳喜時常瘋狂似的逗着那三個女驀子玩，而人家往往能原諒他是丑角。

金鳳喜像是三十多歲的人了，有人說他是天津人，但是他也能說我們家鄉的土話，也能說那個姓王的家鄉的土話，他沒有家室，他就住在那所搭的後台。不論是風吹，不論是雨打，總沒有誰來過問，同他一樣睡在草蓆裏的人，雖然有兩個，然而他都不願意——或許是怕——同他們來往。所以，他一個人伴着一盞孤燈，一個人飲着那又辣又甜的液體，一個人呼呼睡去，一個人匆匆的醒起，在白天快樂的中間突然想到孤寂的黑夜的時候，他常常模仿着唱四郎探母中楊延輝的自歎一段，他的聲音雖然使他自己聽得立刻流到悲哀的海裏去，然而那只能換得我們同他的一些友伴的奚落。

「金……鳳……喜……在……草……蓆……自……思……自……嘆……想……起了……當年……事……好不……慘……然……月明珠……」

這多半是早半天同夜裏的事情，也可以說月明珠來之前既去之後的事情。酒杯橫在他的當前，後台的伴兒也都出去了，刀槍劍戟呆呆地對面望着，鬚生的長鬍子，被一陣風颳拂起來，像在向他們調笑。在白天台前的空地上還有兩聲小孩子爲打錢發出的吵聲。若是在夜裏那僅有同伴的鼻息和沙沙的樹葉聲罷了。這終於使他漸漸沈醉了，他唱着醉着向席上倒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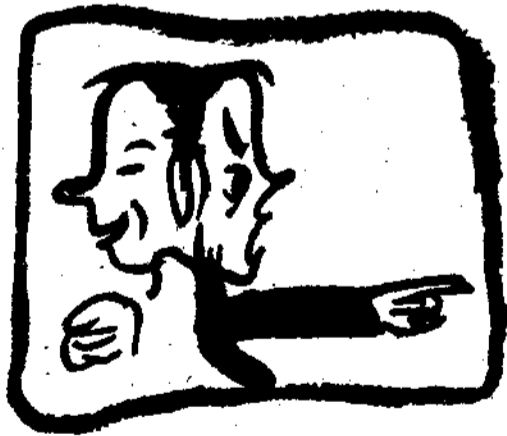
「聽啊，金鳳喜又在自思自嘆了。哈哈！又想起月明珠來了吧？」

「頓頓頓想天鵝肉！哈哈！」同伴總這樣笑他。

金鳳喜之所以得到「頓頓」這一個綽號，固然因為他的臉嘴有與頓頓相似處，然而他想喫天鵝肉這一回故事，自然而然地促成他得這一個綽號的原因，不但如此，被動的月明珠也因此得了一個「天鵝」的綽號。他對頓頓這個綽號，雖然有些覺得討厭，但是能和月明珠相對，又使他笑起來，甚至對這綽號生了無窮好感，好像他能幫忙他使月明珠知道自己的心跡，知道在想吃她，爲想吃她弄得頓頓地，也許她肯發一回善心。

「天鵝，天鵝！我真想吃你呢。」他常常老實不客氣地對同伴們——甚至於對月明珠這樣說。

起初，當然引起許多人的冷笑和嘲罵，但是久而久之許多人就原諒他是其角，而這句話的力量也漸漸下來了。



「你爲什麼要偷他一百塊錢？」
「因爲我欠他一百塊錢沒法還。」
「這怎麼講？」
「我把這錢還給他，他看不得他總過命要。」
「但這樣你欠了法律的債。」
「我再還法律的債就是了。」



「天下什麼怪人怪事都有，昨天我看見一個人有十一個手指頭。」
「那不算稀奇。」
「還有更稀奇的，小兒嗎？」你看，一個人有兩個面孔！」

「小燕雀」的生意還不惡，所以金鳳喜床前那把酒壺裏常是斟滿一地一壺。他的薪水似乎是用不著寄回家去的，而他自己也不像蓋天紅月明珠那樣穿時派的衣裳，他也不像其他戲子一樣有女人肉的好好，他的錢雖然不比月明珠多，然而也不見得比蓋天紅少，他却全部把他在酒壺裏和朋友身上。因此，他在戲班裏能夠得到一班人相當的喜歡和敬仰，那完全是一兩白乾兩塊燒鴨的力量。我們當然也是他朋友中之一，白乾和燒鴨也會領受過幾回。他對我們真如燕雀的父兄一樣，他要我們好，用功，將來好找官做，千萬不要喜歡唱戲，因為唱戲是最苦惱的事情。而我們兩個小戲迷所想的恰相反。

酒杯漸漸的接近他兩片厚厚的嘴唇，他似乎立刻感到生命之火的燃燒，及至放下杯子來，望着對面坐着的對小小的我倆，他又像蒙上悲哀的面網，於是他的杯兒又舉起了。

「金鳳喜！你也不想你的家嗎？你的老婆呢？」王每每喜歡問他這一類問題。而他總冷冷的回答：「我沒有家了，何處是我的家？這錫壺就是我的家，這錫壺裏的東西就是我的老婆。」

大家也懶了解他似的，沒有誰要問出他的根由。然而他也絕不懶沒有家的人，從他喜歡接近小孩子這一點上，也絕不懶是一個沒有做過父親的。大家總懷疑他。

「我的事情，這裏只有一個人知道。」他被人家問的急了，總這樣回答，再問他是誰，他却搖首不答了。

這班子裏一共有二十幾個人，其中有三個女的，自然又年輕又漂亮的月明珠要居首位了。其他兩個女的，一個是唱大面的妻子，一個是唱老生的師傅，而月明珠雖然有同蓋天紅發生關係之可能，然而到底還是一件沒有估定的貨色。所以引起人家的注意自然是不待言的了。蓋天紅唱的是武生，有的時候換上一件花袍又裝書生公子，在男的中間就只有他漂亮了。金鳳喜雖然有絕大的叫座能力，雖然他能使顧客帶着溫馨的微笑轉回家門，但是，他不幸生來一副枯槁臉，兩條細眼睛，在唯美主義者的「安城」的人士看起來，他在這班子裏的地位甚至不如唱老生的那個鴉片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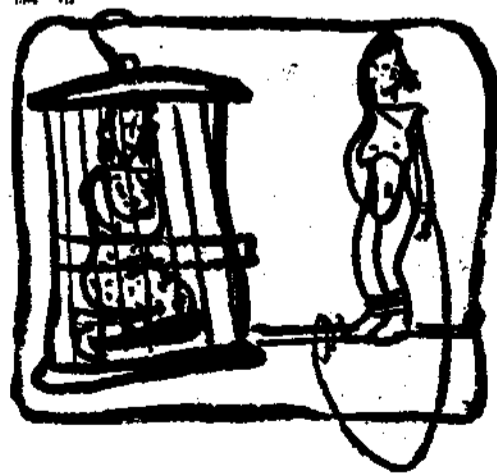
然而金鳳喜他的人生哲學，名利在他心裏雖曾發過癢，但不是第一要義，他也知道這是天命，天命是不可強求的事情，而他引為至恨的，却是想像月明珠睡在蓋天紅的懷裏的情景。結果，雖然還是只有舉起杯兒歸罪於天命，但他却忘記不了詛咒月明珠的勢力和薄情。而月明珠也懶待他特別好，但是必須除掉蓋天紅之外。

有一天戲牌上沒有金鳳喜的戲，跑到後台一看，才知道他病了。唉，一幅淒慘的圖畫：他睡在陰角裏的一張床上，藍被裏伸出一個頭來，灰色的毛巾蓋住了他的長髮，柿餅型的臉也像消瘦了許多，兩隻細眼像是比往日大了一些，靜靜的在望着那將演拾玉鐲的月明珠和蓋天紅的梳洗。月明珠柔長的頭髮在他眼裏像一朵美麗的烏雲，豐潤的肉膚，在他眼裏像一枝秀茂的玫瑰。他是患的寒熱病，時而燒，時而冷，這還算是平靜的時候。他瞥見我們來了，歡喜得像見到親人一般，前座的鐘鼓似乎吵得他感到昏沈與煩燥；後台看着他們，月明珠和蓋天紅，的調笑似



「這就是你要帶我來見譚見譚的天津的烏市嗎？」

「怎麼？你以為這不是烏市？」



「媽！怎麼我想起他來就睡不着呢？」

「傻孩子！你是在愛他了。」

「愛就會使人睡不着覺嗎？」

「是的！你想睡個好覺好，還是愛他好？」

「都好！」

「那麼，你跟他結婚吧！」

乎又使得他感到寂寞與淒涼，癩生一味在抹他的鬚鬚，花面一味用顏色向臉上塗去，沒有一個人顧到他。我們來，正打破了包圍他的死寂。

「你病了？蝦蟆！」我們輕輕問他，一邊在他床沿上坐下來。

「病了。死吧，死得快活！」他閉着正在揮動珠花的月明珠不禁長嘆了一口氣。「月明珠！你們今天配什麼戲？」他有點像明知故問。

「拾玉鐲！」月明珠轉過身來換衣，脫去梳粧用的外套，換上一件嶄新的水紅短襖。她回過頭的一笑，使金鳳喜在被裏劇烈地抖擻了一下。

拾玉鐲開場了。蓋天紅在鑼鼓聲裏到了前台，這時月明珠突然走近金鳳喜的床前，她用一種憐憫的眼光注意四週的耳目，同時她用同情的氣息噴到他的臉門。

「蝦蟆！你現在好點了嗎？你要好好的保養，要什麼東西喫嗎？我替你買去！」

金鳳喜像伏在母親的懷裏的曾被人欺辱過的小孩一樣，他搖搖頭，眼眶裏盈々地轉着欲滴的淚珠。「謝謝你！月明珠！我的天鵝！」

「怪難聽的，又什麼天鵝地鵝的。真的，你想吃什麼告訴我。」月明珠笑了，笑起來粉頰上顯出兩個酒窩不知道是不是拿這兩個酒窩來盛取金鳳喜的眼中淚呢？

「不應該！天鵝；哦々！我這樣叫慣了，不叫，像不快活似的。天鵝，天鵝我不要別的，請你准我喊你一聲天鵝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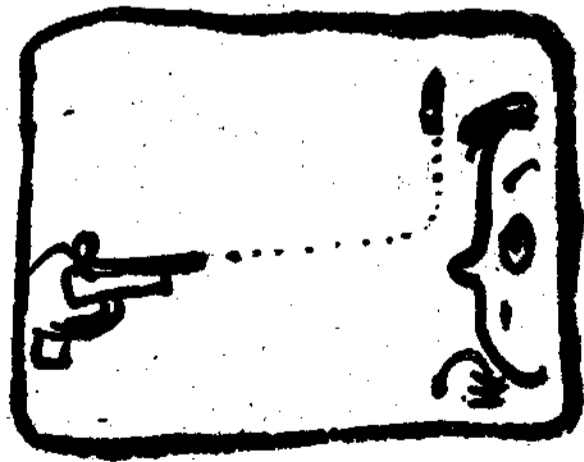
「你喊你就喊吧……我要上場了。」前台胡琴夾在鑼鼓裏拉着過門，蓋天紅搖擺着進來了。月明珠就接着到前台去。

這時候金鳳喜的眼睛閉緊了，那些無法收回的淚水，在緊閉的時候一棵棵從眼縫裏擠出來，順着頰流到耳後。他恍惚在靜聽前台歌唱，也恍惚像想像前台人的表情。他的眼睛始終沒有睜開，但是鑼鼓胡琴告訴了他，知道蓋天紅已經重復出去了。他身體撼動幾次，這是我們坐在他的床沿上的發覺。

從台下觀眾裏發出來的一聲聲好聲，很清晰地傳到我們的耳裏。「哎呀！小哥哥，來呀。」這是月明珠本來很尖細的喉嚨裏發出更尖細的聲音，隨着一陣「好阿……好……好……好」地起伏着稍微知道戲的人一聽就知道他們表演着動人的動作了，她一定是斜着眼睛對他笑，手兒軟々對他招，水紅襖下的肥大臀部也將爲他扭動。而他，他一定會斜着眼睛看着她，他一定會把扇子輕々地在她肩上拍着，他們兩個人更會根據戲本各人用手指反覆交成十字表示着合歡，而台下也會因爲這點而瘋狂似的呼喊。金鳳喜的眼睛始終是緊閉的，他的臉色看着看着紅起來了，用手向他腮邊一摸，掌心裏立刻感到熾熱，這是他病發的時候了。看着看着他在床上不安地轉轉起來。



⑨ 「惡有惡報，善有善報！」
「善有善報？真的？怎樣用科學方法解釋這善有善報呢？」
「即使鎗彈盲目的飛到好人的額前，也會臨時轉雙方向的。」



⑩ 「好人不長壽！」
「隔壁的張大爺人多好！他又這麼老了，怎麼還不死？」
「別忙！明天準死」
「你怎麼知道？」
「好人不長壽！」

「怎麼樣，蝦蟆？」而他只搖搖頭，呼吸非常急促。

拾玉鐲算是完場了，蓋天紅和明珠雙雙地走進來。

「你今天做得真好，梅蘭芳也不過這樣！」是蓋天紅的聲音，帶着笑站在明珠前面。

「你又挖苦人了，你也做的不算壞呀！」明珠對他微笑，一邊拆下頭上的珠子。「那一聲我的妹妹不但喊的我肉麻起來，連台下的人都軟了呢。」「你呢，喊小哥哥喊得我那樣親熱……」

接着是他們的笑聲和一些解衣，拔珠花的瑣細聲。

明珠回過頭來對金鳳喜床上一望，頓時站在地身畔的蓋天紅就跑到那邊角裏更衣去了。金鳳喜却轉臉對着床的裏邊。

當下一齣是癩生和蚌頭合唱的三娘教子開場時候，蓋天紅和明珠却雙雙的走了，明珠臨走這樣說：「蝦蟆！你好好的。我回去替你燒些牛肉來。」

他仍舊閉着眼睛聽着他們一步一步走遠了，他才像瘋了似的一躍起來，幾乎把我們都嚇倒了。然後又頹然的倒下去。

隨後我們也走了，不知這可憐的蝦蟆如何度那寂寞的長夜。也不知明珠到底送了一些牛肉來沒有。

然而，他終於好了，這也許爲那錫壺空了的原故吧。他仍舊像往日一樣瘋癲，酒比往日喝得更凶了，比較消瘦的面孔，照照鏡子，也像白淨了一些，我們也仍舊是他的老朋友。草蓬子裏仍舊有滿坑滿谷的主顧們。

不幸的事往往在極幸福的時候降生，「小蘆蓬」就是一個例，不知那裡來的大批流氓，在附近築下大本營。立刻，他們就變成了「小蘆蓬」的長期主顧了。據說他們很有勢力，在本地很說得出。他們一來就是一群，問他們要票，竟幾次打傷了收票看門的人。請他們站着，隨即有許多條筵就失去了踪影。他們時常打架，時常喊殺人，於是和平溫靜的安城人都不敢再來，到後來演戲簡直算白忙。

一天晚上，我們又去看他們，他們的行頭都收拾清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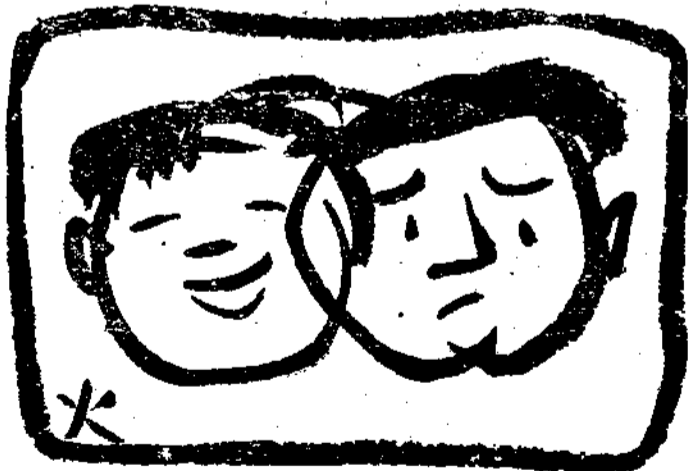
「怎麼？預備走？」

金鳳喜走來牽住我們手，告訴了我們情由。從他那個長的眼睛裡可以看出他正流着一種別緻的悲切。

「這裡不能再住了，流氓太毒鬧得太兇。」「那麼到那裡去呢？」我們感到奇怪。

的確，他們今日戲還照常上場的，爲什麼當天晚上就要停演呢？「你們白天不還演唱了嗎？爲什麼馬上就要走？」

「白天不敢走，並且不敢預先說要走的，因爲叫他們知道是要鬧事的。我們幹這行的真受氣！」他回頭望了望那些行色倉皇的同伴。他們有的在包裹衣物，有的在呆望着天花板，一手按着衣角裡塞好了的錢鈔。



①「太太近來又犯脾氣了，家裡的那些磁器被她摔了一乾二淨，你說怎麼辦？」

「不要緊，我家三個分店，各樣磁器都有，必要時賞個信兒就是了。」



②「你的漫畫，我看了怎麼不笑呢？」

「因爲你不會笑！」

「笑話！世界上那有不笑的人！」

「有！就是你我！你確是不會笑！」

「來了！來了！」他擠了出來。他好像恍惚認得我，而又不十分確定的神氣，後來還是我先說了話，他才詫異而且喜歡的叫起來：「是你？是你？我們想不到又會着了。算算看，一，二，三，四，五……七個半頭了。」

他同從前的樣子沒有多大差池，不過臉子消瘦多了，其實，消瘦於他倒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因為可以使他的臉不顯得那樣厲害。他穿的是一件舊的羅緞長衫，搖着一把大蒲扇，腳上穿的却是一雙新鞋。

我真高興極了，有許多話都恰巧因為高興倒說不出來。於是我約他到外面酒館裡去喝酒。

「不，我們就在這裡坐坐吧，我剛才喝了酒，你看我的臉。」他指着紅紅的嘴巴。

「非去不可，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談呢。多麼難得這回會着你了。」我拖了他去。

「你現在做了官沒有？」他還記得臨別時說的話。

「做官？飯都沒得吃呢！你啊，蝦蟆？」我用往日嬉笑的態度叫他蝦蟆，他也像這一聲取笑而引起無窮嘆息似的默然了一會兒，「不要說我，等會兒我們細談吧。」

「還有一個姓王的呢？」

我告訴了他別後的情形，隨着就問他的過去，「月明珠呢？蓋天紅呢？我記得那時候，你爲月明珠瘋了呀！」

他的臉上頓時緋紅，一伸脖子痛飲了一杯酒。然後才定了定神，說了下去：

「那一年我們半夜三更過江，搭上津浦車子，很快就到徐州了。徐州地方比『安城』還要糟，流氓多得像螞蟻一樣。在那裡我們知道不是常事，於是又一火車搭到天津了。天津有的是洋地，洋地裡流氓是不敢橫行的，於是我的選擇了一所像樣的房子，開起羅來。誰知天津的錢院不比『安城』，規模小一點，角色差一點的，就沒有法子站得住腳。雖然我們的價錢賣得便宜，甚至有賺到幾兩錢的時候。……然而我們還不能維持，後來幸虧得到一個紳士的幫助。……這又是月明珠的功勞了，唉……我們才得在天津唱兩年。這兩年中間，蓋天紅自動的拆班到奉天去了，月明珠淡然的送他上了火車，然而那小孩子却像十分懊惱的樣子，以後就沒有聽到他們的消息。」

月明珠經過那紳士的捧場，就紅了起來，那紳士常常到她家裡去。我直有點討厭他，而月明珠却像小羊一樣的馴服，後來越鬧越不像話了，甚至在她家住宿了。唉！我那裡看得慣這些，於是我決計到漢口去。她的事我也不顧了，但是我同月明珠的關係不比別人。這話，除掉我同她知道，從來沒同第三個人說過的。不同地在一起，我就像天

掉了什麼，生活馬上不安定起來。我到了漢口，即刻就想回來，但是這樣未免太軟了。唉！我就爲這高傲的意氣所害了。我分明沒有她不能生活，我分明想立即回到天津，但是我也不敢不肯這樣做。隨後我從漢口到別的大地方，這樣流蕩的生活，直過了幾個年頭——幾個年頭我也不願去記他了。——後來實在忍不住了，月明珠現在怎樣哪？仍舊在天津嗎？這些問題，使我回到天津去。唉，什麼都完了，她也不知道到那裡去了。」

他說到此地，舉杯痛飲了三杯，好像借這東西壓制他胸中悲憤的潮瀾吧！接着他待我要求又說下去：「後來我想在一個戲園子裏找出一個熟人，也好問問她的消息。結果真就找着了，那就是從前唱鬚生的鴉片鬼兒。唉！可憐，他現在已淪落在一個戲園子裏跑龍套了。我當時很快活，就問他月明珠的情形。唉！你知道他怎樣回答？」他連串飲了三杯，吃了一些菜。「他怎樣回答？」我催問着他。

他說：「從我到漢口去後，三個月，她就爲那個大紳士帶到廣東去了，班子也因此而停擺。那個紳士把她弄去做妾，一個懦弱女子，她那裡知道世道的艱難。這個時候，她是不是尚有人世，還不能說定呢！這是我不是，如果我不離開她，也許也不會弄到這樣。」

酒意漸漸走到他的眼珠中，失望的悲哀使他的喉嚨都嘶啞，生澀起來了。

「你同他到底是什麼關係呢？」我想起從前的他們『天鵝蝦蟆』的故事，不禁問了這一句。

這一問，似乎引起他的悲嘆了。

我同他的關係，本想一直到底都不想向人宣佈的，但是現在我不能不說了，不說我心裏就像要炸裂似的。她是我的同鄉，我原是天津人，從前我是沒有對人說過的，她的父親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們同在一个班子里演戲，她父親唱青衣，我唱鬚生。我在嗓子失音後，才改丑角的。我們倆常常配戲，感情好得和夫婦一樣。後來她父親娶了一個同班的女兒去做老婆，可憐一個窮漢子維持自己一個人的生活就不容易，那裏還養得起妻子呢。他從此就苦了，一天到晚就在生活的圈套裡跳來跳去，那女人本來也可以自己拿錢的，但是一到嫁了人，就什麼都依着靠着自己的男人了，這也許是所有女人的通病。他們結婚後一年他就得了一個女兒，那就是現在的月明珠了。可憐我的朋友，因爲有了個女兒，他的責任與負擔更重了，以致愁病了。病了，戲班子裏的老板就不客氣的把他革除了。唉！一個毫無所有的人，妻子流淚守在旁邊，女兒在哭着嚷着，自己又只有仰臥在床上看天，情景何等的慘呀！那時候，我是一個獨身，平日還有點微薄的儲蓄，於

是我就全數給了他。誰知，他的病到了後來終於不可救藥了，他的妻子又受了他仇人的誘惑，棄了他和他的女兒逃走了。這消息雖然只有促他早死，但是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幼小的女兒。他幾次想掙扎起來，但他又那裡能抵抗運命呢！唉！就在一個淒涼的晚上，終於死了，在床前送他的死的，就是我和他的幼小女兒。他臨死的時候握着我底手這樣說：「鳳喜！我完了！這孩子……」以下的話死神已不容許我再說了。唉！你想想那時候如何悲傷，又要料理他的葬埋，又要抱他的孩子……那時候，她才五歲。不過我在他這一死，得了一個好教訓，就是我絕對終身不討老婆，如果我也如他這樣，那我的葬埋，我的孩子將託給誰人呢？」

在他說話中間我們的杯子沒有停過，酒能使人忘記四週的一切，酒能使人淚水自由的擠出眼眶來，我們都像站在一個爲暮色籠罩的冷僻的山裏傾聽那傳來的沈沈鐘聲一樣，感到深寂的悲哀。他說話便沒有顧忌了。

「後來，」他又接着說：「我把那幼小的女兒交給我一個鄉下的親戚撫養了，我唱戲所得，除掉我自己生活外，全數寄給她，我每個月總要看她，一次見面比一次不同了，一次比一次大了。直到她八歲的時候，我才從親戚的手裡帶了回來，自己教她唱青衣，因為我在唱戲以前，也曾習過青衣的，那孩子像他父母的遺傳，天生的喉嚨，一唱便多少年老戲子驚詫。所以，在她十歲那一年，挂牌七齡童演唱了。我非常快的活，好像我使她這樣，至少也能對得住我死去的親友了。其實，我們那時，自然而然的有了一些真摯的感情，她把我當做她惟一的親人，我沒有了她，也不快活，於是我就立願我不想另外成家立業了，只要一生存着她，維護她。她也像依偎小鳥似的被除了我一些寂寞和煩惱。後來，她追着光陰一天一天長大了，到十六歲的那年她居然被一個大戲園聘了去。唉！誰知道這就是她變化的關頭呢。也就像一個小黃鶯見初春離開了母親，將受許多侮辱誘惑一樣。她在那裡演唱了兩個月，就開始與我疏遠了，那以後便漸漸地憎惡我了。唉！我那個時候，非常悲痛，像是失掉了什麼，吃酒也是那個時候吃慣的。後來，那大戲園子停了業，我總以為她會回到我們的班裏來，恢復我們以前的情感。誰知道，人的慾望是沒有辦法的，她回到我們這裏來，不但是不能恢復了我們原有的感情，而且她到處嫌惡我們所有的一切。什麼衣服破舊啦，什麼人也不像樣啦，看客太少啦。唉！我當時非常失望，很有幾次想尋死，但是像有什麼值得留戀的東西在勾引我似的，幾次都沒有實現。我自己也不知爲什麼那樣愛她，甚至到「只爲要她離不開我，我就滿足了的想頭」的時候。在那裏又演唱了一些時候，她一八歲那一年，我們同到安城」

離迷朔撲

失去了本來的主人

紅樓夢 水滸傳 鏡花緣

到底都出自誰的手筆

華安

紅樓夢

曹一士

如果有人問，紅樓夢是誰著作的？我想你一定會說是曹雪芹，不只你一個人這樣說，多少讀過紅樓夢的人也都會這樣回答。

可是這話，却非你動搖了這個肯定。

因爲「紅樓夢」的作者爲誰，至少應有兩種說法。胡適，好像是誰都崇信的老牌學者，自從他考明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以後，似乎任何文學史家都已經沒有異議，因此任何一種另外的說法便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同時也較難撼動大家的信心。

紅樓夢之爲曹雪芹所作，不只人人熟知，即本書裏也曾提到，至曹雪芹就是漢軍正白旗人曹寅（織造）的孫兒曹霽，那才是胡適考「紅樓夢考證」時所發現的。他又考出，清聖祖五次南巡，曾四次用曹寅的織造署（在南京）作行宮，所以曹霽自幼生長在豪華的環境中。後來曹霽的父親卸任回北京，曹霽彼時才只十歲。以後不幸家道衰落，中年時代的曹霽，乃至貧居郊外，再窮過日子。他就在這清苦光景開始寫紅樓夢，剛巧更不幸他又天賜了兒子，因了傷感過度，一病不起，終至四十多歲溘然長逝，紅樓夢也沒有完成就中止了。

一紅樓夢考證一出世後，不久便引起了兩個人的反響。一個是作「石頭記索隱」的蔡元培，對於胡適推測他的「紅樓夢爲政治小說」的見解，堅持原議，爲文反駁。另一個，便是壽鳳飛出版「紅樓夢本事辯證」，關於作者問題，極其反對「胡」說。

壽鳳飛說，曹雪芹只不過是將胡適所說的人，同時曹雪芹也並不是曹霽。他引馬水臣之說，以爲曹雪芹是上海曹一士。曹一士（公元一六七八——一七三〇）字壽庭，雍正進士，官至兵科給事中。他在康熙末年沒有得意時，在北京作某府的西席，有十多年之久，恰和胡適所說所云「康熙間某府西席某孝廉所作」一說相合。這一個說法也極有理由。

所以，紅樓夢的作者到底是誰，在沒有得到比現在所得的更可靠更準確的考證時，這兩說實在是在應該永遠同時存立的。

水滸傳

施耐庵

水滸傳的原名應該是一忠義水滸傳，所見明版刊本，有百回本，百十回本，百十五回本，百二十回本之不同。作者也有書施耐庵或羅貫中的差異；更有的署「施耐庵本經貫中編次」的，的確使人撲朔迷離。

清代金瓶梅探其的第七十回加以評語，列爲第五才子書，斷定是施耐庵所寫，而後以七十回以後爲羅貫中所寫，說他是狗尾續貂。這完全是他個人的見解，在他以前，也從

來了，沿途又招致了蓋天紅。這樣她才能安心他不離開我，然而，你是曉得的，我那個時候苦悶到何等的情形！」

他說得傷心起來，堂官在板壁縫裏津津有味的諦聽，幾家屋頂花園的電燈仍舊閃閃的燃着。他醉意更深了。

「總而言之，她對我像有種神秘的吸引力，我們的感情超過了父女，又超過了夫妻，有的時候，我直以為她是我的女兒，有的時候，我又以為她是我的妻子，其實，她既不是我的女兒，又不是我的妻子，不過，我離不開她。……」

「我一兩天內就要到廣東去，這幾年我積下了幾個錢，我要去找她，見了她一面，我就從此死去！」他說着，臉上透出無限的頹喪。

幾年的疑問，那天我才明白，我的酒也喝得不少，頭腦有點昏亂起來。我停了眼，同他一道下樓去。他已經醉了，嘴里隨便說一個地方跳上了洋車。


一陣涼風迎面吹來，我不自覺搖晃起來，也坐了車子回去。第二天清醒過來，昨晚的事隱隱約約的還記得，但是悔不該沒有問他住的地方。每天放過工就跑到各遊藝場裡去亂竄，很想再把他找到，談一個痛快，但是再回每回我都失望的歸來！

——蝦蟆，你已經到了廣東沒有？還是在天涯海角流浪呢？你已經重見到你失掉了的寶貝呢？還是在東西尋覓呢？

藥製冷香霜

內含五種皮膚藥

(留神冒牌)



售均房藥西店債百各

來沒有人這樣說過，可是不知什麼緣故，一般人竟會深信不疑，於是遂又另外成立了一個「施耐庵」的說法。

直到胡適作「水滸傳考證」，才把金聖歎的西洋鏡拆穿，但胡氏又懷疑到施耐庵有沒有其人的問題。同時，却又沒有肯定「羅貫中作」的一說。他是一位考據家，這種態度不能說他不對，可是水滸傳作者到底是誰，這一問題，却因此更弄得複雜而難以確定了。

我以為，施耐庵是有其人的，至於是否就是曲學大家吳梅坡所說的「拜月亭傳奇」的施君美，那倒不敢說一定。關於施耐庵，在近時的書報上却有許多新鮮的資料可以發見。十多年前，好像申新報的副刊上有過一篇文字，記胡適有到東台，偶然在自駒橋的施姓宗祠發見了施耐庵的神主，於是進而去調查施姓的宗譜，才知施耐庵確有其人。施字子安，在錢塘作過官，元末張士誠曾招致過他，水滸傳是他在江陰作徐姓的塾師時所作。後來「澄江舊話」裡也有零星的類似的記載，更後，又有一個徐北辰寫施耐庵的傳記，雖多傳說成分，然所述全與胡適調查所得相符，可見至少「施耐庵確有其人」是不會錯的。

至於羅貫中，因為他還有三國志演義，隋唐志傳，三遂平妖傳等小說以及龍虎風雲會等雜劇，近時發現的明朝寶善堂所刊的「錄思錄續編」裡有他的小傳，可以確定他是元末明初的人。他和施耐庵恰為同時，所以世俗又有他是施的門人說，其實這是全沒憑據的臆測。

說到這裡，我們只證明了施與羅的實有其人，至於水滸究竟出自誰手，這問題仍是沒法解答，恐怕這問題將永遠懸案着吧？

鏡花緣

許喬林
李汝珍

以描寫女子為中心的鏡花緣，它的作者大家都知道是李汝珍，就是勇於復古的胡適老先生，在他所作的「鏡花緣引論」裡也沒有表示過絲毫懷疑。其所以不疑的原因，是李氏是個不得志的老秀才，對於音韻及雜藝，如壬遁，星卜，象緯，以至書法，奕道，都很有研究，而鏡花緣中恰有一大段論音韻的文字，全和李氏平昔的主張相同，書中還有許多詩文及酒令之類，也全是李氏所喜研究的東西，依此推想，鏡花緣之為李汝珍所寫，大體上或可致有甚麼謬誤。

可是在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的新時代日報副刊「天向」上刊有「老曹」所作的一篇「胡適之先生的印象」裡，他告訴我們：在海州出版的「鏡花緣」署名「海州許喬林著」而不是與敬梓，這是一一個破天荒的發現。他又告訴我們，在那邊，又有幾個關於這本小說的版權問題的傳說：

①許李兩家有親戚的關係，但許家後裔為了李家篡奪他的版權，在揚州曾和他家打過兩場官司。

②許因自己是個經學家，不願以小說家污其盛名，故借李汝珍之名以行世。在家鄉版本標許名者，乃其後裔保護其書版之故。

③鏡花緣雖是李汝珍所著，但李氏音鑑則是許所著，他們是相互交換后出版的。在這三個傳說中，①②兩則說是鏡花緣為許所著，而③却說是李著，所以該書的主人究竟是誰，却還是一個不能解答的謎。

據說，「老曹」事先會把這事寫信告訴胡適，胡適復信說，待「鏡花緣引論」附於亞東圖書館標點本鏡花緣一書前而再版時，當將這事補入，可是事實，鏡花緣僅曾再版，三版，四版……的印出，直到老曹的那篇文章發表時，一直沒有補進「鏡花緣引論」裡。

一：領帶的追捕

馬克吐溫的傳奇就是「黑奴天錄」的作者司托維

夫人 (Mrs. 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2-1896)。他

時常到夫人家去談天，而且一談就是很長的時間。但

是他是一個很隨便的人，往往穿着睡衣就跑去。他的

妻子就常指摘他。

「你看你的身上是穿着什麼，那個樣兒也好意思到

人家去嗎？」

這個幽默作家一聽這樣說，便會像小姑娘害羞一般

的，把臉紅紅的，回答說：「我並沒有到那裏去呀，我怎

會這樣呢？」

有一天早晨，他又

趕到與畫回來的時候，

他一步跨進自己家的門

週。當時他的妻子看見他那副模樣，就像「河東獅吼」

一樣的叫道：

「你連領帶都沒有結，就跑到別人家去，你還懂得

什麼禮貌呢？」

他一聽到這話，忽然呆若木雞，終於一句話也沒

說，就把頭低下來跑到書齋裏去了。但過了幾分鐘，便

把女僕喊進來，叫她把一個很美麗精緻的小盒子送到司

托維夫人那裏去。

司托維夫人接到那小盒子覺得很奇怪，把盒子打開

一看，原來是一條黑色領帶，另外還有一封信。信上

故事人故

照例的在夫人處談天，
還一路吹着笛。很巧的
口，正跟他的妻子相

又一天，我已病倒在牀上了。最小的妹妹放學回來，向我借錢去看電影，我隨便說了她幾句，這孩子不依不饒的哭鬧起來，我又後悔，又害怕，誰知道這孩子有意和我作對，哭哭啼啼……直到媽媽氣喘吁吁的站在我面前，她才住了哭聲。

「你憑甚麼欺辱過家的孩子？」她像是一隻野獸要吞掉了我。

「她是我的妹妹，我為甚麼不能管？」我索性坐起身來。

「唔！自以為不錯呢！人家姓馮，你配管她嗎？」跟着，一串嘲罵，在我耳邊吵嚷着，我沒氣力再同她爭辯。只覺得，心中發熱，眼前有些迷亂……

× × ×

那以後，自己也常常懷疑着，不明白：媽媽為什麼老是纏着我，罵我不姓馮，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終於，一天的晚上，他們出去聽夜戲的時候，王大媽又偷偷的跑來看我，這次由她口中，聽到了自己悲慘身世的一點秘密。

原來，我果然不姓馮，我和他們沒有一點血統關係。

我是這廝子。多麼被人輕視的動物啊！

出生之前，死掉了父親，出生之後，又死掉了母親，來到人世之一剎間，便已註定了悲慘，孤苦的運命，二十年來，

直就這麼受着它的摧殘……

我不能够知道我的父母是甚麼樣的人，我想，他們一定是非常慈愛的。可憐，我對他們的一點懷念，該是多麼淡薄的！

據說，我的父親的名字叫做馮××，是一個曾經名赫一時的青年軍官，因為飽受跋涉痛苦，驚險生活，積年累月的

疲勞，終至一病不起。那時，醫生已斷定他是患着嚴重的肺病。

父親的病，延宕幾近一年的光景，就這這三百多個日子，把歷年的積蓄都已消耗殆盡了。母親該是多麼焦灼憂慮啊！

然而，父親的病勢非但沒有轉機，而且常常因了咳嗽而嘔血而昏迷……同時，又屢屢增添新的症候。

真是慘痛絕望的事，父親終於丟下孤單單的母親和一個尚未出世的孩子離開人間了。

年輕的母親終於日後生活的愁悶，苦於自身命運的乖舛，更傷痛未來無窮盡的淒涼的日子，曾幾度決心割斷自己的咽喉，祈求永久的安息。然而終因好心的王大媽，我們的女僕的勸慰而軟下心來。

她不斷地說：「你看開一點吧！太太！就是您不愛惜自己，也該可憐這個沒出世的孩子！」更說：「無論是男是女，將

來撫養起來，您不就有後嗣了嗎？」

三個月後，我降生了。又過了二十多天，母親即因產前悲傷過度，產後失調……而斷絕了呼吸。

我，這個孤零零的小動物，就這樣被王大媽送到馮家去。

記得，我也曾聽過母親(馮家的母親)的撫愛與嬌寵，那是在我生三個妹妹之前。多麼短暫的幸福啊！

想來，這段慘人的故事就要結束了吧！不是嗎？母親這傳給我的肺病，漸漸重疊我這殘餘的健康，而心底的傷痕同樣也是無從癒治的。我雖也不願再活下去了，讓我虔誠地向天默禱：上帝仁慈，饒恕我一切罪惡，接引我到天國的樂園去！

片思草

谷 槐

「昨夜，我好像又聽到你哭了，是不是？」

「昨夜，是的！昨夜我又夢到那條幽恬的古道，夢到那路畔的槐花用白色的花朵向我訴着莫名的哀怨。」

是這樣寫着的：

司托維夫人：

這是我的一條領帶，請你拿起看看。我今早在那那裏談天約有二十分鐘，所以請你也要耐着性子看上三十分鐘。並祈看後立即送還我，因為我只有這一條領帶。

馬克吐溫。

二：上了幽默的大當

有一次，馬克吐溫往英國去，同船的恰巧有一個著名的雄辯政治家杜標（Chauncey M. Depew），他曾於一八六六年為美國駐日

的人，他的演說集尤以公使，是一個擅長演說

立刻的，船上乘客就發現這二位著名人物

故事 人 故

說會，請二人演說。

閉會的時候，主席非常誠懇的請他們二人登台，當然是情不可却，於是馬克吐溫慢慢地立起來，用幽默的口調演說了數十分鐘，博得聽眾對他拚命鼓掌，他的受人歡迎的演說內容不問可知的是十分精彩了。

現在憶到我們的杜標先生了，他一站起來就開口說：「主席，諸君！今天在接到通知前，我會和馬克吐溫君作一度商談，我們決定兩人互換演說稿。方才馬克吐溫君所講的就是我的講稿，蒙諸位過分讚賞，我覺得非常榮幸。現在，我所要對諸位講的，實在就是那位有名的大文豪馬克吐溫君的講稿……」

「夢到那條路上和你共步的同伴了麼？他是一個有着荒誕遐思的孩子，抑是有一串哀淒記憶的老人？」

「你想知道麼？我的同伴不是如你所想的有可憐的青春的青年，也不是善於絮叨的老人，他也是和自己一樣有着一顆對人生厭倦且憤恨的心的沉默者，他，我的影子。」

「什麼？你的影子？你只伴了自己的影子去走一段道路？那路定會寂寥得使人發抖吧？」

「不！一點都不！真的，我應該如何來告訴你我夢裡的心情呢？常常，我覺得人能自己活着，是比什麼都好的生活方式。我更高興於自己永遠走着自己的路的人。因為我愛好那種寂寞，不應該說是寧靜，而我並不歌頌寂寞，我只是想避開比較更能凌遲靈魂的世俗瑣事。我厭倦於一些自白和問訊，更厭倦於人們自抑的探詢和絮叨。所以言語在我是那麼陌生的東西。」

「你真的就如此的活下去麼？」

「有時我曾如此懷疑過自己對生活這種漠然的眼光，而自問着我是否能夠如此到永遠。」

「那麼，你就想到人群中去找一點歡笑了，是不？」

「沒有！那偶然的困惑瞬間就離開我了，我依然是和自己的影子去打發自己的歲月，對屋外的人們，我從沒有想：他會給我欣快和怡悅，有時雖在笑語溫慰中，我也能悄悄的退避出來。所以我感到給自己一點欣快的倒是一串染滿風塵的昔日歲月和一個悽愴的悲劇。」

「你還沒有聽懂，是不？看你怔忡的眼睛！讓我再說給你，一個對世情厭倦的人，是頗能安於自己的夢幻和遐思的，他不覺得那是寂寞，使他寂寞的是喧嘩目擾的人群，是一段沒有記憶的歲月。記住：這只是我們在談一隻夢，一隻昨夜夢，拾起你的工具，我們還有未完成的工作呢！」

運河畔

智曼尼

雨後的黃昏，運河畔的景色是淒涼的。

夕陽穿過濃密的樹葉，斜照着鋪滿黃沙的堤岸，林際漸漸隱隱了，歸巢老鴉，結隊從天空掠過。

老漁夫撐着破舊漁船，飄呀飄地向歸途淪淪，手中的槳打起片片漣漪。他冥想著，深深地向着綠波深處冥想著。他想着暮色的黃昏，想着古老而運河，他更冥想着自己「暮色」與「古稀」的年齡。

老漁夫不覺落下兩行蒼老的淚。……

這老不死的運河！它微隱着前世紀的豪華，它曾有過燦爛的青春，在健壯的青年時期，有過蓬蓬勃盛的光榮史，但現在已經是風燭殘年了，就如同老漁夫在年輕時，有兩條粗碩的胳膊，然而現在已瘦到皮包骨了。

老漁夫望着瘦弱的胳膊，凝視着沒了年華的運河，無語，像在思索，呵！他想起來了。

是青年時的故事，一個死去的故事。

他記得小時便和父親守運河岸，捕魚，渡船，一天，一天……在河岸上工作，父親漸漸老了，繼而死去，他便接替過來父親的事業，承繼了一葉舟，一片榮。

那時的年頭啊！上帝嘉稱的年頭呵！真稱得起「政通人和」「百廢俱興」皇家滿載的糧船，像水燕似的翻騰從南方飛

話說至此，他就作出好像要掏講稿的樣子，把手插進衣袋裏，但又立刻伸出來，作出一副很懊惱而又慚愧的面容說：

「唉，諸位！請原諒我的疏忽，說出來也真抱歉之至，我竟把馬克吐溫君交給我的講稿遺失了。而且，那內容，我現在連一句也記不起，這是很對不起諸位的，也對不起我的老友馬克吐溫君。」

這算作他的結語，說完後，他就一擡腰坐下了，却引起聽衆的一陣哄笑，把馬克吐溫氣得兩眼圓睜，但又不好意思站起來聲明。

第二天，馬克吐溫過來，當面譏笑他的幽他氣得兩眼圓睜。

從此以後，他在船

故 人 故 事

正立在甲板上，有人跑默是偷襲別人的，又把上不和杜標說一句話。

三：死訊的鬧謠

當馬克吐溫在歐洲遊歷時，有人造謠，說他已經死於旅途。本來關於一個成名作家的死訊，在新聞記者們是非常重視的，因此這個消息就在報上大登特登出來了。

等到馬克吐溫看到這消息，他只微微一笑，就去電報更正。

但這個電報，他是怎樣措詞呢？他說：

「關於我的死耗，我覺得未免有點誇張過分了。」

過，當羣船集岸的時候，亮晶晶的稻米堆滿了堤岸，皇帝尚未御用的時候，而這裏的人衆早已飽餐了。

那時的運河與漁夫的生命，都閃爍着青春的光輝。每當夕陽西下的時候，漁夫坐在船頭，輕搖槳櫓，聽着潺潺的流水音，那白帆會集的岸上，都立滿了年輕的漢子，赤着臂膀，露着毛毛的大腿和光光的腳，他們都點手向漁夫逗笑着，漁夫興奮地搖着槳櫓，輕捷地在河裡兜着圈子，漁夫帶着笑臉，向那羣高唱鶯鶯的漁歌，歌聲悠揚地，鼓舞了無數翩翩地飛燕。

黃昏的運河是怎樣的美麗呢！

月亮上升了，掛在灰色的城牆上，城內的燈塔高聳在雲間，塔影垂映在河底。

漁夫搖着槳向歸途飄呀飄地流去，沿岸望見的是滿臉含着笑意的行人，他們也會笑着問着漁夫：

「老大！今天生意好哇？」

漁夫輕輕地用槳敲打着河水，笑着向人們，告訴他們今天河畔有趣的故事。

漁夫微微笑着，行人微微笑着，月亮微微笑着向這條歷史悠遠的河，河水潺潺地向東流着，歸鳥撲撲地向歸巢飛去，一陣

遠風吹，掀起一片漣波。這是運河美麗的黃昏啊！

漁夫的船漸漸靠近北岸了。

遠遠地一個村婦，提着飯籃，擔着水壺，後面緊緊地跑着兩個天真的孩子，張着小手，向着漁夫清脆的喚聲：

「爸爸……爸爸……」

漁夫跳到岸上，雙手抱起兩個孩子，吻着他們的額，將孩子放在船上，村婦含着笑容走上船頭，安詳的倒過一盞熱

茶，告訴着丈夫：

「今天家裡雞生了三個蛋，破魚網繃好了。」

漁夫望着村婦笑着，月亮照着他們的臉上，是幸福單純的天真啊！漁夫吃着妻子燒的香甜的飯，一手打開了魚籃，孩子們圍在魚籃旁，看啊！小魚，小蟹，蝦……活潑地從籃裡跳上跳下，孩子們笑了。

月亮傾瀉地照在水面上，河水輕輕的響，郊野寂靜地毫無聲息，村婦坐在丈夫身旁，望着晶瑩的繁星，晚風微微地吹着，漁夫口裡哼着漁調，孩子們的兩眼疲倦了，偎在漁夫的懷裡，幾個星星點點的螢火，悄悄在黑暗裡閃爍着光亮。

夢神自運方飄來，村婦也倚在丈夫身邊，甜蜜的睡去。星光月下，這漁家安睡了。

這是多麼溫馨的往事呢！但這只是漁夫青年時的故事，一個死去多久的故事了。

時光的增長啊！漁夫的船邊生長了鬚鬚，健康的而皮上也被年華刻劃上深深的皺紋，漁夫的幸福隨着時光溜走了，磨

病擄去了妻子，戰戰兢兢走了兩個寶貝的孩兒，運河畔只孤零零地剩下漁夫，伴着他的只是一隻破船，一個魚籃。

漁夫有着憂鬱，運河有着深愁。

運河畔的景色變得慘澹了，荒涼冷落的山野，留有憔悴，孤零深沉的寂寞，落魄的運河伴着衰老的漁夫，共在月上樹

梢的當兒，齊聲低喊着彼此的慘澹的年華。

荒蕪的運河畔，再也不見滿載稻米飄來白帆，兩岸仍有繁華的遺跡，河水依然捲着泥沙濤濤向東方流着，但是景物

變了，漁夫老了。

又是一個雨後的黃昏。

漁夫撐着破舊的船，撐着黃昏，已變得沙啞了，船又靠近北岸了，遠方隱隱地。數十年了，那兒兒，妻子天眞

的聲音呢，月亮升起了，老漁夫呆立在船頭明瞭着，眼裡流下了蒼老的淚。

漁夫老了，運河畔的黃昏也變得慘澹了。

四：開了自己的玩笑

大概在一八七九年，大西洋月刊的書店老板，請該雜誌的特約撰稿人聚餐，以聯絡感情。馬克吐溫也在被邀之列，他接到了請帖之後，就預備了一個滑稽的故事，以備在酒筵上講述。他的故事的大意是：有三個走江湖的流浪漢，跑到加利福尼亞去，一個自稱是詩人郎弗羅（H. W. Longfellow），第二自稱爲文學家愛默生（R. W. Emerson），還有一個自稱爲大學教授何羅士（O. W. Holmes）。於是就鬧了許多笑話。馬克吐溫以爲他這個故事一定會使赴宴的諸作家發笑，而受他們的歡迎。他沒有想到，當時美國作家，對於這三位文學上的老前輩是敬之若神的，他們決不容許拿他們當作玩笑資料的，尤其是不該當面開他們的玩笑，因爲郎弗羅三人，也來赴宴。

到了聚餐的時候，經主席致詞後，馬克吐溫站起來講他的故事了。不料他一提及郎弗羅三人的名字時，在座的諸作家的面色立刻就轉變了，大家都垂頭喪氣地看自己的杯子，一眼也不看那講故事的人，右一個冒失鬼而且時常歇斯地發出怪笑的聲音來，而郎弗羅始終眼望蓋布，何羅士拿一支鉛筆在菜單上胡亂地畫弄着，只有那已經有點耳聾的愛默生一眼不睜地望着他，他看見形勢不對，連忙就在可以把故事煮住的地方把故事結束了，他覺得自己討了沒趣，因此竟懊喪了好幾天。

（江月樓）

幽靈

丹葉

像是沉睡了一覺，我站起身來，那麼舒適，那麼愉快。

定了一會神，覺得一切都有異樣。此刻，怎麼這麼冷靜？看不見鬼的人影，聽不見吵嚷的聲音。剛才，那許多迷亂的樓閣的景物，都已變了面目，靜悄悄的躲在黑暗裡。

啊！我記起來了，分明，剛才我喝下去大量的酒，踉蹌於夜的街頭上，踉蹌於來往奔馳的車輛之間……無限悵惘，無限悲感，腦中浮起甚多的影子，我像是找到了歸宿，心緒頓然興奮起來。是前，我要去見她，告訴她，我勝利了！我不能犧牲於舊的壓迫下，我們終是勝利的……

靜寂和黑暗包圍了我，然而，心頭上却竟見了光明，它使我腳步異常靈便而敏捷。

走了很長時間，也穿過許多僻靜街巷，我想我的家本不太遠啊！怎麼還沒到呢？我有些急燥起來。莫非我失迷了方向？莫非我走錯了路？

迎面走來一個拉着空車的洋車夫，我急急的問他：「勞駕！××街怎麼走？」他不理我。

我走近了他，再問一句，兩聲響也高了一些：「勞駕！××街從那兒走？」他仍然不理我，低着頭慢慢的往前走。

「喂！洋車！拉我到××街去！」我氣憤起來。

他還是那不理不睬的，漸漸的，我已離我很遠了。

我只好耐下心來，慢慢的走。

又走過幾條胡同，沒看見一個人，那個熟悉的紅門，終於給我找到了。

走進去，看見我的臥室發出暗淡的燈光，我走到窗下輕輕的說：「芬！還沒睡嗎？」裡面沒有聲音。

半晌，隱約聽見芬在嚶嚶哭泣，我懷疑了，不能再忍耐下去，悄悄的走進來。

芬背着我默默的坐在椅子上，像是在想些甚麼？又像是在看些甚麼，那麼痛楚的皺皺着。這情景，很淒涼的！

「芬！我來了！」她沒理我。「你在想些甚麼？」我接着又問。

我從她背後走過去，手搭在她的肩頭，這本，我看清楚了，原來，她正拿着我的照片，臉上，那麼慘痛的染遍了淚痕。

「生我的氣了？告訴我！」我撫摸着她的頭髮，「真奇怪我，天沒來看你嗎？」我等待着她的聲音。

可是，她沒答我。一會，又把照片慘然放在桌上，接着便是一聲悠長的嘆息。

「你不能原諒我嗎？芬！你知道，我今天……，一於是我很快的憶起今天那一幕悲憤的掙扎與抵抗的事情來……」我諄諄的向她苦述着：

「今天，我原是要來看你的，沒想到，姑父又來了，他來，當然還是爲了我和表妹的婚事。媽沒有乳議，爸爸早就贊成，儘管我如何反對，也沒有效力。我想老是這樣下去，終不是澈底的辦法。於是，我不再顧及爸爸的面子，向姑父說明我所以反對的原因。」

「最後，我說我沒有能力，家裡又沒有豐富的財產，表妹嫁給我，將來是要吃苦的……姑父一再搖擺，不以爲然。

最後，我只好直白的說，我和表妹根本沒有好的感情，而且，我們兩人的脾氣，志趣都不相投，這種勉強的結合，將來決

文壇上的拿破崙

巴爾扎克

川寒

(Balzac, Honore de)

(1799—1850)

巴爾扎克是法國西小說家，是浪漫主義到寫實主義的過渡作家，也可說是寫實派的鼻祖。

他生在都爾(Tours)，小的時候就有著極強烈的創作慾，最先曾入軍校，更學過法律，後來都感覺乏味，便從事文學生涯而不管

過印刷業不幸失敗，反或他的多產的一個原因寫作，常常兩三個月自

夜總是連續地苦幹十八小時之久，過度的勞苦，短促了他的生命，只五十一歲便死掉了。

他的身軀長大而日肥胖，別人叫他爲「快活的野豬」，他自己却自稱爲「文壇上的拿破崙」，他的筆鋒，的確勇敢堅毅而不弱於拿翁的劍鋒，他爲人相當儉俗，並不像一個文人，氣質粗率率直，講話响亮，作事乾脆，快活時手舞足蹈，發怒時暴跳雷吼，手筆也極其相似，有力量而有生氣，他的創作總題是「人間喜劇」，這部著作是超越着任何一人，一國或一時代的範圍的，

故 事

國家庭。他曾一度經營而樂起債台，這也是促他一生勤辛勞苦的勤於已關在棧里，每一個晝

不會美滿的。我更說，我不喜歡表妹驕傲虛榮的習性，我不喜歡她……與其日後弄得感情破裂，反不如現在大家慎重一些……」

「就這樣我得罪了岳父，爸爸大發雷霆，聲色俱厲，罵我不肖，罵我無禮，他說：我前拒婚，足以影響到他的事業，這以後，他再也沒法和岳父合作了。逼着我馬上到岳父家去請罪，答應和表妹結婚。不然，要我即刻離開家……我就這樣憤然走了出來……」

「芬！一向，你不是常常愛着我會屈服的嗎？你看！現在，我勝利了！我自由了！」

我想，不管怎樣，她總會感動下來，給我一些安慰。然而，她沒有。她仍然不住的翻弄着我的照片，一會嘆息，一會流淚。完全不理我的悲哀，我的委屈。像是我沒在她的面前一樣。

我真氣憤極了！怎麼她突然變得這麼殘酷？我握住她的手，狠狠的說：「到底爲甚麼不理我？就算我得罪了你，你也該說個明白呀！」她還是一聲不響。

許久許久，她凝視着我的照片，喃喃的說：「萍！你死了！叫我怎麼活下去呢？」她哭了。

我死了？這是從那兒說起呢？

「怎麼說我死了，芬！快別胡說，抬起頭來看給我！」我拉她，她動也不動。「我不是跟你說了許多話嗎？你一直不理我……」

門響了，她的母親走進來了。

這位慈祥的老太太竟也是滿面愁容，默默的替芬擦去眼淚，芬抬起頭來，叫了聲「媽……」又嗚咽的哭了起來。

「好孩子！不要再哭了！萍死了，哭也不會哭活的！」芬的母親勸慰着說。

怎麼？我死了？我眞的死了嗎？

我用力的叫喊着說：「你們看！我不是好好的站在這兒嗎？我不是講過許多話嗎？你們不要咒我……」

她們不理我，她們也不答我的話。

是啊！沒有人能夠聽到我的聲音，沒有人能夠懂得我的痛苦……我是孤獨的。

我覺得，我應該走了！我不能再留戀下去了！

看了看芬，她已被扶到床上躺下了。

許久，我邁開了腳步，走了出來。

我，我上那兒去呢？……

三弦琴獨語

乃馨

籠罩着沙漠的無垠的蒼穹，雲間只燒着那炎炎的烈日，夜間，即是找遍了整個的宇宙，也沒有一顆閃爍的星輝。從那茂葉的枯枝中間，也不會有一滴清涼的甘露，一滴我焦燥了的琴絃，我的軀軀酸軟了，像走向墳墓的老人，我的像神經細絲一般的絃索也將像裂帛一般的斷斷，孤零零躺在這野塚之間，我將趁着這沉默的無邊的黑夜，用了我的僅有的絃索的聲音，來歌頌我那過去的光榮，自然，這不啻是梵鈴鈴底共鳴，更無須子鋼琴的伴奏，只這沙漠上的野犬的幽靈，也莫不效映地鬼哭。

世界上沒有一個作家是能夠美他這種優越的。這巨著（人間喜劇）現在已被珍視為文學中最寶貴的遺產。

他的寫作生活異常痛苦，晚年才較寬裕，五十一歲時和波蘭人伊麗娜結婚，婚後只五個月便因強烈的心臟病而逝世。巴爾扎克一生的事蹟，也是頗多逸聞奇趣的，死後，很留下一些荒唐無稽惹人捧腹的故事，這里就寫給你一些：

一：車價隨意

有一次巴爾扎克到德國去度旅行生活，這在他實在是大胆而且有些魯莽的國語，所以在旅行中，

記得有一次他徒步

故 人 故 事

常常鬧出一些笑話。出遊，走了很多的路，

後來他走得實在累了，再假扭着自己，恐怕兩隻酸軟的腿腳就要向他示威而癱瘓下來，這時馬車對他確是一種莫大的誘惑，但他因了不懂德國話，沒法上前去講車價，情急智生，竟給他想出一個妙法。

他叫住一輛馬車，大大方方的坐了上去，車夫便順了巴氏隨時的指點，左轉右拐，等到來到終點，巴氏下了車，由袋裏抓出一大把零錢來，一個一個的丟到車夫的手里，他一邊丟一邊偷注視着車夫的神色，他見到車夫的面色像陰雨的天氣，他的錢便丟個沒完，直到他發覺車夫的臉上有了笑容，他便馬上停手，客氣的說聲「再見」。

我曾在春朝月夜，當那燦爛的花卉像繡緞一般的交織出美艷的花陰，那稱為夜之歌者的夜鶯或幽吟，奏出那首次的樂音，那牡丹，那芍藥，那一切不知名的異草奇葩，隨着那微波一般的柔軟春風，驕驕地飄拂着醉人底清芬；更有，那大理石雕琢成的假山的靜穆，那九曲迴腸一般的溪流的清淺以及那無數數不盡的異寶奇珍，一切古典主義與羅曼主義的混合的菁英。那時，在那樣的幽靈的環繞，我開始被擱在一個這世界最美麗的公主的懷中，微微地振動出清激的琴音，那像金的鈴，銀的鈴，無數的珠璣玉滾；月兒沉醉了，鳥雀在枝頭沉吟，花枝都轉腰靜聽，更使我驕傲的是我已整個地沉醉了那公主的芳心。

我也曾：被擱在曠世英雄底懷中，跨上了喜瑪拉雅之頂，徜徉在易水之濱，我曾奏過疾風勁走，鐵馬悲鳴；我曾和過那塞外底胡笳，我曾唱過那古戰場底幽怨；「大江東去」的鐵板銅琶，不是比擬我底雄壯；「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激響，更沒有我的慷慨激昂；我曾作為英雄主義的征服者，我曾有過中世紀羅曼主義的無上光榮。

歷史把古有的光榮收斂淨，沒有了英雄，失去了美人，消滅了，一切羅曼主義的跡印，孤零零地在沙漠之上，一個空虛的靈魂，等待着滅亡之神來臨。

一張小照

浮沈子

母親病在牀上，父親又被朋友們拉了去賭，夜已深，孤燈伴了我，寂寞便從四隅悄悄襲來。五燭燈發出昏暗光芒，陰慘而又悽切。在這里永遠不見月亮，白天更沒有陽光射來。一直，這里是黑暗的。我恨恨地造屋者，當初為什麼不留一個大一點的窗洞。

母親像是睡熟了，我偷偷的走到母親牀邊，在褥下我翻出了那張早已熟悉的照片。捧到手里，我的心潮澎湃起來。照片里的人是誰，我不知道，但是我對他却起了莫大的尊敬與愛慕。

是一張四寸半身男照，看樣子約有三十餘歲，奇怪的是他的面龐和我的很有幾處相似，尤其是長長的睫毛及兩隻有神的大眼。像片已經褪了本色，但並不因此而減少我對它的愛好與珍貴。我知道，母親也同樣的珍視着這像片，常常在和我父親嘆氣呻吟以後，她一定對了這褪了色的照片啜泣很久，我曾好奇的問過照片的主人，但是母親總期期艾艾，結果，終是：「不要去管他吧！」

今晚，我又同樣的在燈下偷偷的看這照片，我感到莫大的欣慰，我感到無限的溫暖，似乎燈光也加亮了些，我把照片挨近了我的臉頰，彷彿照片裡的人竟伸出兩手擁抱了我，我看見他在向我笑，由心底我發出一種自豪，傲視着一切。

「小紅！你又看些什麼？」

我恐慌的把像片藏在背後，哀望着不動的牀上的母親。夜風由門隙中吹入，我打了一個寒戰。

「小紅！給媽媽看看你手裡是些什麼？……我不說你。」

我大着胆子走到母親的牀邊，準備着接受責罰，把像片遞給母親。

「你坐下，媽不問你，媽要告訴你一個故事！」她指了指像片上的那個微笑的壯年男子。

母親的慈祥，散消了我的恐懼，像有隻溫軟的手掌撫摩了我底面龐，但是，我却看見母親的眼裡已經是珠淚欲滴了。

「媽！您哭了？媽，您……」

二：賭債奇術

巴爾札克復會欠債，也許由於久經拖欠而極出了經驗了吧？隨便債權者怎樣催逼，巴氏總是有話對付他的，欠債的苦惱在巴氏不但不是醜事，反而是趣味，因為他對付債權人必須絞一會腦汁，變幻花樣去搪塞，同時債權者即使不會由巴氏手中討出錢去，也會歡喜喜的和巴氏分手道別的。

有一次某債權人喚出巴氏只會用「口頭」還欠而不見錢的，便堵氣給巴氏寫了一封警告信，誰知這信也不發生半點效力，巴氏依舊續者實在忍不過，便來勢洶洶，便和聲講氣

故 人 故 事

「先生，您的信真

有力量，我以為我的

作品還有魔力，現在我已把這封信鑲進我最珍愛着的鏡框里，您看……」巴氏指着鏡間鏡框：「我每天正對着它犯愁呢……」

債權人抬頭瞧見他的信果然變成了裝飾品，不禁破顏微笑，而消滅了滿肚皮的怒火。

三：最大幸福

一個朋友，對巴爾札克的作品素來很欽佩，偶然一個機會，這個朋友向巴氏懇請看每一部小說的精彩。

巴氏莞然而笑：「真是最幸福的事。因為你不是原

「沒有，你靜下來，聽我說下去……」她轉了轉身，把淚臉扭向床裏，她的背向着我，我把手輕放在她的肩膊上。「你要記住了這個人，這個人是你的生身父！……在你兩歲的時候，你的父親死去了，家裡沒有半點存蓄，我失去無幾你的力量，同時也失去自立的本領。你父親臨死時曾對我說過，要把你好好撫養成人，為了成全你父親的遺命，我才忍氣吞聲，含羞忍辱掙給了你現在的父親……」小紅，好孩子不要打斷我的話，讓我說下去！……你現在的父親一點都不及你死去的父親哪……一點也不……我本不願把以前的事說給你聽，我尤其不願在你稚弱的心上，加重一些你擔負不了的煩惱……小紅：好孩子，不要給我擦眼淚，叫它流吧！我沒有悲哀，我高興，高興你現在已經長起來，好孩子！你聽呀，好好的！……在我剛嫁到這裡來時，他對我很好，可是，現在……孩子：媽錯了，媽不應該改嫁給這樣一個粗魯的人，媽對不住你，更對不住你死去的父親，媽怕不能看着你成人……孩子，你哭了？暫且止住你的悲哀……冷靜點，要記住媽的話，這張照片你要好好的保存，你是媽的好兒子。媽一生沒有苛待過人，可是媽一生也沒有嚐過快樂的滋味，小紅：媽……不會病死，媽還要看着你……直到……你……誰在敲門……媽為我擦乾了眼淚，也擦乾了他自己淚。

我開了街門，爸爸喝醉了酒，給朋友們護送回來。夜半我又被一陣吵鬧聲驚醒，父親的睡風聲伴了母親的咳嗽聲聲成一片，我無可奈何的在黑暗中坐起。從那個浮屍樣的笨大身軀上我打覺出本來的父親，然而我判斷不出爸爸到底是怎樣的慈祥。

在陰暗的書齋裏

白 鷗

樓上的一間陰暗小室裏，懸風着一個枯寂的靈魂，那裏沒有熱情，沒有溫暖，更沒有慈母的懷笑。他只默然的細數着時鐘的步伐，臉上的淚痕，罩上了一層，又罩上一層。

無神的望着灰色牆角，蜘蛛又結成一個網。我，這失去了母親的孩子，父親又在遙遠的，遙遠的響着鈴鈴的地方。他正疲苦的踏着他的沉重的腳步。左腳剛由鬆散的沙中拔出來，右腳又陷了下去。

我被囚禁着在寂寞、空氣低壓得我呼吸都感覺得窘迫了。我工作着，我掙扎着，放棄了青春的甜密酒漿，終日俯首着瘦削的腰背在努力，讓血液一滴一滴流到紙上去。我是在不消停的損傷着健康，讓刻苦減弱了向豐潤的變類。我也許再多的掉去一滴一滴的淚液，但是緊張的工作，至少也能麻痺了苦痛的受了創傷的心，有時，無端的困惱，也會使我感到這已乏倦了的靈魂裏，尤其是在繁星的夜裏。我不愛晶瑩的月，我却渴愛着滿佈着穿中眩眼的星家子女。

失眠的夜裏，我總是把對淡的眼睛，拋到陰空去，向每一個天真的孩子們索吻。他們閃閃亮亮的眼睛微笑了。我一顆顆的數着他們，個個面有一顆星透進了，拖着一個光亮的尾巴，我的眼追隨他，我的心追隨他。啊，他滅亡了，星群裏又減少了一個同伴。

我的書齋簡陋得這般可憐——沒有一件貴重的東西，但這每一件粗製品我都以全生命愛護它們：我的筆筒安穩着的木牀，我的在窗窗開放的長桌，那排在窗窗參差的書籍，掛在牆上的三張褪了色的照片，幾盆搖曳着已將枯萎了枝葉的花，沉靜莊肅的老邁香爐……，雖則朋友告訴我，你應該使你的書齋再多一些點綴，我只微笑着不答他。你不知道我是個孤寂的人嗎？

三年前我的書齋還是那樣充滿着活氣，父親沒有到遠邊去，母親也沒有拋棄我，還有那有着一張方臉的弟弟，他們曾

書的作者……」

「這怎麼講呢？」朋友很詫異。

「因為你不是作者，才能夠這樣的誇獎，要是我自己誇獎自己，那不是頂難為情的嗎？」

四：百讀不厭

一個無籍之名的朋友，忽然對巴爾札克說：「你讀過我的著作了嗎？」

「是的，讀過已經兩次了，我想再看一次！」

「真的嗎？……我謝你……我現在高興極了，你讀了兩次是真的嗎？」

「是真的，因為第一次我一點都沒有看明白，看過第二次時，……却還有點不大清楚，所以，我希望第三次能夠讀得懂。」

五：談「巴」色變

巴爾札克以多產而出了「人間喜劇」中大大又寫了五個劇本，三十上的雜文，以及相當於集。他這樣的拼命寫作不朽的文學事業，可是

人 故 事

力，在二十三十年之間寫了小小一百多篇的小說，篇篇精采，三百篇以十冊長篇小說的篇幅，雖然寫了要完成他最重要的倒是由於債務

所逼。他往往半夜三更起來，走筆如飛地創作，一直寫到第二天的傍晚，每天睡覺的時間至多六小時，他平時不吃烟也不喝酒，但在他寫作時，他的咖啡消費量是驚人的，幾分鐘就喝一杯，而且喝的是濃咖啡。

據說當時巴爾札克寫了要大量生產作品，便僱了一個無名的文學青年到家里來同住，並且擬好共同創作計畫，可是不久那青年便從巴爾札克的家逃了出來。

「你在巴爾札克家里過得怎樣？」有人問那青年。「非常好，家里很舒服，飯菜也很不錯，每天有魚有肉，而且還有一頓點心，水果也可以隨便吃，並且那里的咖啡，是挺好的牌子。」

常常在我的這間小室裏，歡笑，密談，……。暮雲降臨的夜裏，或假假休息的日子，大家圍着無煙的爐火，說着遊蕩的有着夏威夷風的與麗的故事，聽着母親唱出純約的歌聲，……山崎隱的猶角低吟的旋舞着高貴的步伐。我的眼睛開始動着，模糊。美妙的歌聲，哀怨的……，在我的心湖裏交織成一片網，……那只是「回憶」裏的夕輝。現在完了，一切都消滅了。父親因為事業，在兩年便別離了我們，到寒地凍的荒涼與潮風去搏擊；親愛的母親因為沉重，也放開撫摩着我們可愛的手掌走了，弟弟又用這方法去求學，寂冷的寒裏，只有我的冰冷靈魂徘徊清冷一個角落，是尋找一空隙，讓陽光渡進，溫暖溫暖自己嗎？這裏成了沙漠世界了，我擡起頭，望望照片上母親的微笑，淚珠一滴一滴流到額上，流到口輪，流到下巴……旅途上，無論怎樣一個作伴，我都尋不到呢。

我最愛那本藏在暗處的書籍內的變着金字的日記，她在納了我的痛苦，她蘊藏着我的快樂，……每次我在疲勞低語的時候，因了念這的追憶，我不會吝吝我的淚珠的。由此我明瞭了人生，人生不過是一粒灰塵，淡々的飄來了又飄去了。

我始終在記掛着我的父親，月前凍僵了的心又感到了春的熱力，遠征的孤雁般的帶着父親的信息來了！不久父親便將「風塵僕僕」站在我的面前。於是，又倦，又熱，我聽着叩門的響息，便如海濤般擁擊了。雖然每、個階梯，都像泡沫般漂到天空去，但是，我毫不減少我的堅持，我聽見父親的腳步已一天天踏近我的心靈了。

我的書齋，以前母親為我修飾得如何明淨，現在變了，灰塵佔領了我的書齋，死寂散落在每一個角落，我懷集着，我是不是也將變了呢？心，便像鉛般的沉下去了。

孀 母

肖 金

雖是這時候，在這個小院子里，你也找不出甚麼能充分表達出悲涼凄慘的事物來。黃昏，沒有風，沒有雪，也沒有甚麼愁雲慘霧，但有一種朦朧的憂鬱，……或更虛的……。夜已不遠了，這光景。

小屋裡臨時搭起木板牀，孀母就在那上面安息着。牀前一個瓦盆里用爐灰插着柱香，算是唯一愁慘的點綴吧。香煙騰騰上升，有時朦朧的掩沒了羞着白昏的孀母的輪廓。

很想把門窗來，看一看孀母的臉孔，但叔父和祖母們都在眼前，我不敢去幹那件事。其實那臉並不好看，死人的臉是不會好看的！我雖沒有去把開看，但我知道孀母的臉頰色慘白，正像天將曉時的霞暈，而且一定浮腫得那麼可怕！

孀母生前並不是這樣，臉並不腫，面色紅潤潤的，一點也不像齷齪。孀母在旁邊支使着瘦瘦的弟弟：「還不給你媽端碗湯去！」弟弟呆々的跪下了，怕沒聲的。

「那末你爲什麼在那里住不下去呢？」

「你說爲什麼住不下去？告訴你，我在夜間要被拖起來六次，有時一夜竟被喊起八次。他喊我起來問我種種意見。這還算好。有時巴爾扎克用手槍對住我的喉嚨，逼我說出能使巴黎人吃驚的趣聞的嚮向，這個誰吃得消，我以後再不上他的門了。」

據說，當那青年每聽見巴爾扎克這個名字時，便有些眼花腦暈或頭疼的常症。大有「談巴色變」之情勢。

六：六月六週六日六時

巴爾扎克在臨死之前，心裏還切切地掛念着他那尚未完成的人間喜劇，因此他要求醫生告訴他病的實況。

「你要完成你的傑作需要多少日子呢？」

醫生反問他。

「六個月。」他回

醫生搖搖頭。

「六個月都活不到

喪，木然了一會子，又問：「那末就給我六個星期的生命行不行呢？」

醫生還是搖搖頭。

「那我還有什麼希望呢？至少六天總可以活的吧？」

這樣我可以把要點寫下來，交給朋友。五十卷自傳可以

過一過目，爲了給自己所造的世界以不朽的生命，希望

在第七天死去，這是我一切的願望了。」

醫生還是搖搖頭，而且勸他立刻寫下遺囑。

「那末，六個鐘頭呢？」

當巴爾扎克說完這句話後，由於關心自己的著作，

以致暈眩過去，數分鐘後便死了。（江月寒）

故 人 事

答。

嗎？」巴爾扎克有點懊

叔父看着懶懶出神，祖母和親友叨嚮着祖母的不好。

祖母是鄉下人，有着一般鄉下人所特有的倔強性格，比較起來，祖母的倔強是較之一般入更甚些的，像祖母這樣的性格，是不適於做舊式媳婦的，尤其是在我家。

叔父是個恭順而自專的漢子，祖母的性格很容易觸怒他，他的行爲也很容易觸怒祖母，因此他們常常吵架，每次都是祖母被打，叔父揮過許多祖母的嫁妝。雖然這樣，但我知道他們之間是有着愛情存在的，因爲每次鬧完以後祖母只是獨自嗚咽，並不怨怒罵，而且不久以後兩人還是那麼合好。他們之間很像小孩子，一會兒好，一會兒鬧。

他和祖母吵架的並不限於叔父，祖母也是。祖母在我家是最有權威的人，但也是性子最壞的人，小氣而且自私，對於母親和祖母我們，特別的苛刻，但他並不覺得這是錯誤。——有權威者的行爲都是對的。

祖母不願迎合，因此祖母幾乎天天口角，口角的結果還是打，自然祖母打不過祖母，但挨打的還是祖母，因爲叔父們都自命爲孝子，只要祖母稍有反抗表示，大家一齊動手，雖然打得皮肉疼痛，祖母還是服貼的只哭不叫，只罵不還手。

就這樣，天天罵，天天打，我家永遠沒有一聲兒的響聲。

五叔是個學生，當然較比無知的四叔要強得多，但不知爲了甚麼，那一天祖母又觸怒了他，結果他也毒打一頓。小叔打祖母，我永遠不能原諒他。只記得那次祖母罵得特別厲害。但是五叔是祖母最小的愛子，因此他佔了優勢。

祖母沒有知識，偏強而粗暴，這是實話，但祖母確是個好人，唯一的證據，就是她的「心」實在爽直。祖母教訓子女很粗暴，因此，弟妹不但老實，而且功課成績很好，祖母每以此自慰。祖母從表面看來，是個暴厲不近情理的傢伙，細究起來，正是慈母而兼嚴父，弟弟生性頑皮，祖母常不准他外出，在嚴厲的責罵督促下，弟弟的功課居然高出同年齡的學生很多，而且變得那麼老實。祖母表面雖然還是那麼嚴厲，但也常向我表出她心裏的歡悅。

但祖母因性格過激與地位低下，因與家人衝突太多，所受的悶氣鬱結在心，終於病了。——說是水腫。病勢一天天重下去，恰巧父親不在家，家人更少注意這些，正在這期間，最小的一個妹妹先死了，祖母因爲過分的悲傷，更增加了病勢，這期間也曾請過一個熟識的大夫治療。終因醫術不高明和胸中的鬱結不得舒散，未得治癒，此後家人索性就以成藥來搗索，又不談藥性，吃錯了藥，於是祖母的命就斷送在一群人的手中。

我至今還懷恨着。祖母在病中寂寞的時候，曾經把我到地庫裏去做小遊戲給她解悶，但我因爲不願守着一個身體孱弱，樣子可怕的人，並聞那種惡臭，竟沒有答應。如今我知道這事怎樣傷了她的心，但懊悔也沒有用了。

個個強的人，終於死在這種帶着一股強。

請 批 評

本期所刊八個短篇（由十八至二十七頁）及十八首「年輕詩選」（由四頁至十七頁），完全由一學生作品一中所選取，作者都是一些年輕的孩子，他們過去很少寫過東西，多半數還是初次試寫。希望讀者諸君把讀後的印象寫給我們，字數不限，作者在本刊披錄，不錄用者，亦酌贈紀念品，來件請寄北京內城新開路五號全家編輯部。

（馮宜）

科學趣味

魏萊

夢

睡在搖籃裏的嬰兒，夢着乳房就會微笑，枕戈待旦的戰士，夢見父母妻子也會喜極而哭。夢使人馬上聯想到美麗的神祕世界，但夢的本相却很少有人探出究竟。

二千年前的大哲人莊子，曾夢爲蝴蝶，飛入花間，醒後他說，他也不知是莊子化爲蝴蝶，還是蝴蝶化爲莊子。中國人常說：「人生五十年，如夢復如幻。」所以就留下了許多像一枕黃粱，槐安夢醒的關於夢的故事。

希臘大哲人亞里斯多德說：「人們常懷疑睡了時是否有夢，實則沒有人不是作過夢的。」但英雄傳的作者布泰克却以爲他是胡說，因隨手舉出許多一生無夢的人做證。

到了二十世紀我們却用了科學實驗來研究夢，一九二七年美國斯泰爾根德自己三十年來的夢，寫了一篇研究夢的文章，同時德國克拉德也公佈了自己禁酒十五年內的夢中所見，阿茲雅也分析了自己十年來的夢境。一九三七年馬萊和費拉兩人搜集了一千三百個夢做個寫成文章，巴里也根據八十一個人兩星期內的夢和四個人七星期內的夢，做成對於感情安定性的夢的統計研究。此外章台和哥比爾二人調查了男子一七五七人，女子一六四一人，用科學的光一解剖了神祕世界的夢境謎。

維也納心理學家佛羅伊特曾仔細檢查精神病人的夢，成立一個「夢是不滿足慾望的表現」的假定，他以為性慾是人類慾望中最受壓迫的，所以一切夢都是性慾的變相，在夢裏再現的性慾形式，往往以非常奇妙的形狀出現，如愛人在夢裏會變成狗之類。

最近日本著名心理學家黑田亮又試了一次「六萬夜之夢」的研究，他向各大學中學師集材料，應徵的有男子二千四百四十五人，女子三千五百九十五人，年歲由七歲到七十三歲，所得的夢例爲男人的六千五百二十五個，女子的一萬二千三百九十六個。可說是研究夢的空前豐富材料了。

這六千零三十五人在十天內到底做過什麼夢？據說，男子十天內平均作夢二十七次，女子三、五次，證明女人作夢比男子多了許多。

從年歲上說，不論男女有夢，最多的是十四歲至二十一歲之間這個時期，此可證明「多夢的青春」這句古語可崇。

夢與現實，大致是平行的，由十四歲至廿歲的人，夢見白天之事的佔百分之四十，十三歲以下却逐漸減少了夢。不過在這一萬八千多個夢中，大部分的內容還是關於不可見的神祕世界的情景。

死

生物學家卡萊爾博士 Dr. C. A. Coley

想在今後三百年中，返老還童術或能進展到「科學可以決定死是否永爲一種神祕」的地步。同時他又警告大眾，用人力把死展緩，使許多無用之人，留在人間，爲害實大於死的本身，這正切合中國「老而不死是爲賊」的古語了。

博士近在紐約醫學院討論死的神祕時，說道：「假使人壽忽然增到百歲，於是文明便不能肩負老耄居多的人民的經濟負擔。今日文明的習慣和制度，含有一種秩序，那便是社會中的許多衰弱久病和笨漢，靠了死的幫助，才能把他們清除。」

今所發展可爲靈魂不死的科學上的一切證據，博士都不以爲然。他說：「現在有數萬萬人相信靈魂不死。這種信念，是屬於宗教和哲學範圍，却不屬於實驗的科學範圍。靈學家自稱死後靈魂長存，已經證明。但心靈的活動，爲我們所知道的，是活着的體上的一種現象，在器官崩解以後，便永遠不會自己表現出來的。性靈或性靈的一部分，死後依然存在之說，目前還沒有科學上的證據，但沒有一個人有據可說這種存在是不可能的。」

博士於是引述細胞有潛能的不死性，可使已死動物的全部器官依然長大，並能維持人造血的循環。博士又把用雞胚裏挖出的一顆心，立刻放在玻璃管中，用科學方法保持它的生機，至今已二十四年，還活潑潑地躍動哩。

博士又述及起死回生和返老還童術，說道：「假使已死的人，使他回生太遲，那人雖然復活，却沒有靈魂。曾有一次，一個女子在合法死去九分鐘後恢復生命，但是她的四肢麻木不仁，行爲如一個畜類一般，心靈的活動，大概在身體死的以前

便已消滅，死了以後，便永遠不會自己表現的。」

「和死抵抗的力量其一便是覓求生理學上能決定壽限的因素。現在世上不乏百齡老人，很可表示我們的身體含有比我們所覺得更大的潛能性。大約除去遺傳性之外，或種養生法，或種食品，或種延壽的心靈態度，都是重要條件。」卡萊爾又以飼養小鼠的經驗爲證，有幾種食品，能增大體量，所生的小鼠也因此尋常爲大，還能減少感染肺炎的可能性，可是不能延長壽命。另有幾種食品，能減小體量，在第一個月中，還能增高死亡率，可是確能延長壽命。這種結果，使人相信食品和養生法的適當運用，都能延長人的壽命。

博士對於這種理想，曾作遊戲的推測，以爲我們能够把入世的生物，置於長時期中止活動的狀態中，並把有限個體的死，作長期的延緩。他說：「這事現在雖很渺茫，但是已爲四大可能性之一。將來或能够把若干個體作長時期的儲藏，使之一生不死，然後使之恢復尋常生活若干時，也許能用這法使之活幾百年。」

「因爲時鐘所記的時刻在各種生物的內部裏經過不能顛倒的變遷，也順序記着，所以我們要把握死征服，是一件不可思議之事。人的平均壽限，現在已有顯著的增加，壽命的最高限度，也許將來多少能够大大地展長，將來或突然有意想不到的新發明，開啓返老還童的新可能性。人和死的決鬥，或者勝利了後，反而不美，因爲把許多人的死，用人力展緩，爲害實大於死的本身。死不是一種災難，也不是一種幸福，死不是由外而入的緣故，却是我們身上的一部分，理所必然，並且是生命

上一種必不可少的條件」。博士這番言論，很可以消除許多人真生畏死的謬念，和打破想成神仙的迷夢。

鬼

人類死亡之後，是不是隨着生理之停頓而歸消滅，抑或真的有所謂靈魂呢？這是最感興趣的問題。不幸，科學家還不能給我們滿意的答覆，決定有或無。這樣，鬼是什麼？自然，他們也不具體的指出。不過，各國的語言文字却把鬼樣子形容出來了：英國人說鬼(Ghost)是包含影的意思。德國語和法國語的鬼，也都含有這個意義。希臘語，羅馬語，希伯來語也是把鬼字解釋作陰影。有些未開化的非洲土人，阿比潘尼人(Abipones)把鬼的意思，解釋爲影子，靈魂，幽靈，映像四種東西。所以窮根到底，假如有鬼，便是不可捉摸的飄飄然的東西。

據馬斯彼魯(Maspero)研究所得，埃及人所說的鬼，總共有五個部分組成，主要的是「卡」(Ka)即副形，肉體之主動者，其次是心，其餘是游行靈魂。埃及人並且相信，不惟人死有鬼，就是豬也有鬼，花也有鬼，這和我國古說不謀而合。德國素神科學發達，但現在有些地方也鬧鬼，年前據動一時的某靈魂學家，在德國曾大擺過鬼魂呢！美國出版的「展望」(Look)畫報素描那靈魂學家召來的「鬼」是：一張不惹人歡喜也不惹人討厭的鬼臉。

究竟鬼在那裏？他們的意見也很紛

紛，有的說，它還是在塵世間，有的說，它是到另一個世界去了。誰真誰假，或者兩個都是糊塗，這裏可能暫且不管。主張第一說的人，說它是變了另外一種東西了，這是輪迴說。主張第二說的人，他們的意見才趨極端。他們住在海濱的，說它儘是到「孤島」去了。住在高地的人，則說它儘是到山嶺去了。也有說上天，入地，還有說到水晶宮裏去的。不過，他們都相信，鬼還是和人一樣的生活着，強壯的成了鬼還是強壯，做木匠的成了鬼，也是幹這門生活的。人家依然聚在一起，陽間伴侶仍是陰府夫妻，不過不能生育小孩子了。

惟有自殺和一切死於非命者，這種鬼在陰府要受很大的磨難，它們甚至連住所也沒有，名詞其實的是無主孤魂，如果這是真的，吃安眠藥水，來沙爾自盡的朋友倒要考慮一下啊！

他們說，鬼也有善惡二大類，和人類一樣，那些惡鬼都是不滿現狀的鬼，它們眼着同類有禍同享，而它獨要痛苦，慢慢就起「革命」。但它們不能向同類「革命」，於是它們便移師人間。這樣，它們也許得到安撫（例如人們燒長錢箔），也許被「抵抗」（例如人們作法驅邪）。只有冰島土人最不可思議，他們既不祭祀，也不獻禱，而召惡鬼到特別法庭審訊去！

鬼還是有點自私，他們相信，祖先是庇蔭子孫的，這樣說來，鬼畢竟也有點人性了。

最後，我得向讀者聲明，這祇是篇外國人說鬼，不必奉假或真。

金城銀行

北京分行 西交民巷 電話(三)局 一三三二
東城辦事處 王府井大街 電話(五)局 二九二〇
南城辦事處 西河沿 電話(三)局 二五五八
西城辦事處 西單北大街 電話(二)局 二〇〇九
北城辦事處 鼓樓前大街 電話(四)局 〇〇三三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兼辦儲蓄存款事宜

河北銀行北京分行

現正舉辦
增加存戶運動 特設
特別活期存款 憑摺存取
週息五釐

一百元 即可開戶

本行：西交民巷 電話 三局(中繼線) 〇〇一七
東城辦事處：東四牌樓 電話 五局 五六〇三
五〇〇三

攝影專家吳佑民主辦

怡生攝影室

東安市場南門內

最新設計新景
最宜仕媛拍照
東局(五)一五九

北京東城本胡同
頤中印字館
電話五〇九〇
三局

本館專印
文書賬簿
傳單廣告
公文表冊
美術鉛印
五色石印
報章書籍
中外鉛字
各體俱全
工美價廉
交件迅速
定期不悞

去津起春華海

陳淑芬小妹妹

垂釣

Andole France 著
杜鳳榮 譯



文筆，一條線，和一只尖利的魚鈎，是翰生買來的魚竿。是翰生出的鈎兒和細線。因此，他們特別愛護這份公共所有的鈎具。可是，他們兩人卻把它當作自己所有的私器。

這了這份僅有的財產，小兒妖倆一來就爭吵起來，不問是在家裡還是戶外。即是來到小河流，他們也會因了爭用魚竿而發生糾紛的意見。甚至扭打起來。

常常

小

有一個早晨，翰生和小朋友帶著小妹妹去釣魚。妹妹手裡提着一隻竹籃。

現在，各學校都放了暑假，小學生們正在休假期間。所以翰生和翰生可以在五天出來玩，他們每天總要釣到魚才肯回到小河水去釣魚。

他們是住在法國維多利亞人。自然，這裏所指的小河就是維多利亞的河流。

小河邊兩岸的垂柳柳絮穿過水波，而流流見底。和和波波在陽光下，像一個個活潑的仙子。

每一個早晨或是一個晚上，清新的空氣流過着柳絮到這裡，讓們看小河。也聽牠們在低低地呻吟着牧地上的野草。然翰生和翰生並不喜欢兩岸的楊柳。也不喜歡跳躍的溪流。他們最喜歡的是水裡游來游去的魚兒。

他們今天尋覓到一處魚兒最多的岸邊。放下來。翰生選好一株新斷了竹棍很長。翰生也找了一塊乾淨的地方，他們把竹棍放下。整理起魚竿來。

一份釣魚的工具很簡單而且精緻。

翰生先履行，但是這也說不出他要用到幾時才能裝好。雖然表面上他並沒有裝好，兩人自然會向翰生而發怒。他更爲了長久玩弄。然而翰生也忍心的長時時間。且用釣竿。而故意延遲下去。是到到魚兒之後。釣竿將由妹妹用。即便有魚來吃鈎上的香餌，雖然他並不拒絕魚兒吞食，但他卻不肯好把魚兒釣出水而

可是時間已經不早了，他們必須回家去用中飯，但是他們是乘興而來，釣魚，希望有所獲，現在他們却是頹喪的失望的邁向歸程。只爲了一個人的自私，兩隻小心靈上都籠罩了一層陰暗的慘霧。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歸途上的苦悶是從那裏來的。小朋友，請你們他們解開這團纏結吧！

可是時間已經不早了，他們必須回家去用中飯，但是他們是乘興而來，釣魚，希望有所獲，現在他們却是頹喪的失望的邁向歸程。只爲了一個人的自私，兩隻小心靈上都籠罩了一層陰暗的慘霧。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歸途上的苦悶是從那裏來的。小朋友，請你們他們解開這團纏結吧！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歸途上的苦悶是從那裏來的。小朋友，請你們他們解開這團纏結吧！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歸途上的苦悶是從那裏來的。小朋友，請你們他們解開這團纏結吧！



翰生是使盡了狡獪手段而佔有着釣竿。翰生却是無可奈何的等待着，說不出什麼可以反抗的充足理由來。

翰生足足等了六個時辰，他實在等得不耐煩了，便倒在地上，閉閉手腳，閉起眼睛來。苦苦的耐着沒有盡頭的寂寞時間。翰生也許有些疲累了吧，長長的六個時辰哩，他偷偷的看了看妹妹，妹妹臥在樹蔭下好像睡得很實，忽然有魚在鈎頭掙扎，他用力提起魚竿，一尾銀色的魚兒被牽出水面。翰生喜悅的抓住了它，後面也想起翰生的歡呼。

「輪到我了！」

可是時間已經不早了，他們必須回家去用中飯，但是他們是乘興而來，釣魚，希望有所獲，現在他們却是頹喪的失望的邁向歸程。只爲了一個人的自私，兩隻小心靈上都籠罩了一層陰暗的慘霧。

但是，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歸途上的苦悶是從那裏來的。小朋友，請你們他們解開這團纏結吧！



皇城一角

北京郊區芬小朋友

·寧娃娃服快·好體病要想·靜不心人大·病了有孩小·

小孩子有病，不外停食受風，有火，三種病因，有連帶的關係，食大生火，火大生風，所以小孩子的飲食最有關係，尤其是在春天。娃娃寧是小兒病最優良的藥品，主治：小兒食積乳積，大肚子痞積，急慢驚風，消化不良，不想飲食，傷風咳嗽，便秘痢疾，面黃肌瘦，發育不良，服用娃娃寧功效偉大，嬰兒及十五歲以下之兒童，常服百病不生，娃娃寧不苦不辣，小兒最愛服用。

天津針市街
偉迪氏製藥廠出品
北京批發處：
前外大蔣家胡同92號
益康藥莊：
電話七·二七〇五號

懸賞第五十二期

馮風

昨天我到天橋去玩，忽然看見一堆人圍着，我不知道是幹什麼，就擠進去，原來是一個相面，就問他相面先生背後的相面，可是這相面先生說：這白布相面上面寫着兩個大字，因為寫的是謎語而且寫得不好，我把兩個字寫成了四個字，我念了念，竟發覺這兩個字很有趣味，第一個字的右半字的讀音和左半字的讀音相同（即念「馬」和「平」），第二字的右半和左半的讀音也相同，（即念「口」和「去」），第一字的右半是八筆，左半是七筆，第二字的右半是五筆，左半是四筆。請你們猜一猜，這兩個字是什麼字，合成兩個字又是什麼字。

猜謎者請注意下面的規則：
（一）請用明信片寫寄來，寫不到明信片時，也可用厚紙自己剪製，大小須與明信片相同，以便於抽選。
（二）寫案後面請寫明寄者姓名通訊處，但需用寄別姓名。
（三）寫案寄至北京東城珠市口45號全家福雜誌社交馮風收。
（四）稿件截止期九月三十日（即陽曆十月）止。
（五）本報第六卷第九期，請對照者大名列時發表，並從中抽籤三十位贈送本報贈品。
（六）本期懸賞題目為「捉迷藏」小朋友介紹，特此致謝。

懸賞第五十二期答案揭曉

馮風

（一）每條要吸五支香煙，三十二個煙頭可以接成八支香煙，每支香煙合四支煙頭，所以八支香煙用完，又剩下八個煙頭，這八個煙頭又可接成二支香煙，最後只剩下兩支煙頭，不於四個煙頭，所以不能再用。故此，三十二個煙頭，實在可以用成十支香煙，而不能朝夕入位三十二個煙頭可以用成十支香煙，那麼一定是每天吸五支了。

（二）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的時間寫文章，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三）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四）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五）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六）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七）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八）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九）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一）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二）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三）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四）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五）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六）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七）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八）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十九）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一）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二）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三）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四）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五）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六）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七）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八）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二十九）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三十）每支煙可以用三刻鐘，五支煙可以用十五刻鐘，計合三小時零三刻鐘。

專做美術鋅版·銅版·電影版

華昌製版局

北京前外李鐵拐斜街44號
電話南局(三)二六二二三號

藥水主治
濕氣脚氣

天津南門西大街
水溝義厚里九號

外用特效 神速準確
滅疥癬

天津興隆製藥廠出品

藥膏主治
頑癬瘰癧

各省市大小藥房
均有代售

寶生銀號

專營銀行一切業務
利息優厚手續敏捷

並代理保險業務
佣金克己

總號 天津興亞一區 電話二局〇七〇九號
辦事處 天津興亞三區 電話三局〇二五一號
北京分行 箭外掌扇胡同 電話三局五五五八號

高麗



喜氣精神爽
纏綿苦悶多

俗語說：「好漢子怕黃病。」這真是至理明言，尤其是患結核病，貧血，神經炎更是最痛苦的事。因為患者以上病症，纏綿病榻的人，太多了，如果想要打破這種苦悶，就應當服用若素製藥公司最新榮譽出品的高單位維他命B₂結晶體製劑福樂片，準可根本痊愈。福樂片主治：小兒發育不全，結核症，貧血，中毒，神經炎，肋膜炎，腺病質，皮膚炎等症，服用福樂片，均有特別功效，福樂片更能預防傳染性疾患，及維他命B₂缺乏等症，亦有特別効力。

天津第五區西錦路

若素製藥公司出品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効強

